

## 淨明忠孝全書

書名：淨明忠孝全書。元·黃元吉等編撰。六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平部。

### 淨明忠孝全書序

世謂仙道者，遺世絕物，豈其然乎。西山玉真劉先生，繼旌陽仙翁淨明之道，必本於忠孝，匪忠無君，匪孝無親，八百之仙率是道矣。噫，非忠非孝，人且不可為，況於仙乎。維孝維忠，仙猶可以為，況於人乎。古人云：欲脩仙道，先脩人道，舍是何以哉。光祿大夫蔡國公知經筵事張珪序。

余嘗待罪集賢，洪都黃冠師黃中黃，袖一編書來請曰：此吾師玉真子，受都仙太史淨明忠孝之筌要也。敢丐一言，壽吾道脉。異哉，設教名義，得無類吾儒明明德，修天爵之謂歟。夫臣職忠，子職孝，萬古良知，有不可泯者，五常根於人心也。仁包四德而配春，故行仁必本之孝焉。四時行於天也，土旺四季而配信，故履信必主乎忠焉。然則綱三綱，常五常者，其惟忠孝乎。嗚呼，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是知大道至德之要，其在茲乎。太史憤世，高鶩虛玄，徒事清談，未能力踐，去大道愈闊也。於是即秉彝之固有，開簡易進脩之徑，以化民範俗。言近指遠，厥惟休哉。竊惟大哉乾也，至哉坤也，先儒特以誠敬釋之。凡一意弗誠則非忠，一念不敬則非孝。學者能忠入孝，由存誠持敬為入道之門，服膺拳拳，無斯須之不在焉。一旦工夫至到，人欲淨盡，天理昭融，虛靈瑩徹。自得資深之妙，于以合天地，于以通神明，莫知其然而然，造夫大道之奧也，又何難矣。道家鍊神養性，吾斯未臻故艷，導民忠孝，有脗乎大中至正之道。故為之書。榮祿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趙世延序。

古昔帝王之設教，未有不以明人倫為事者。自天屬而言，必本於父子，而兄弟長幼其分也。自義合而言，莫嚴於君臣，而朋友夫婦其目也。故舉其總者，每曰忠孝。云治平之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盡其分，以脩其常職，泯然無表異之名。老子曰：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臣者。蓋生乎周末，目睹乎倫隳法教，庶幾見一二於千萬焉。其閔世憂俗之心，殆與吾夫子不異哉。然而道家之說，既專門於養生，又旁出於祈禱。而世人徒以為邈然，無意於斯世，非要論也。至治三年夏，有方外之士謂予言：豫章之境有古仙人，曰許公旌陽，其教人亦以忠孝為說。蓋其生在吳赤烏中，至晉太康，年百三十六歲而去世。豈其觀於人事，察乎世變，而為此論哉。養生祈禱之家，傳之且千歲，而莫之察也。又從西山道士黃中黃，得玉真劉君與許公神交事甚異。於是以許公忠孝之說，本之儒家，以謹其正，推之道家，以道其神。其書之出，又數年矣，世亦莫悟其所以然也。撫今懷昔，盡然深有感於予衷者，殆不可

勝言也。仙人道士之所為，豈偶然哉。噫，天理民彝，歷千萬古，無可泯滅之理，一息不存，人之類絕矣。神仙之學，豈有出於此之外者乎。知乎此，則長生久視在此矣，無為之化在此矣。善讀者，尚以心會之。泰定初元四月十日國子司業虞集拜手謹書。

神仙之說，上古所傳，軒轅鼎湖，周穆瑤池，皆是也。後世立言著書，超騰隱化，時有其人。惟都仙許君，以忠孝自脩得仙道，入以救世。余嘗謂，其功不在禹下，不但獨善其身也。龍沙應期，仙真復出，玉真之奇遇，見於其書中黃之正傳蓋昔聞而今識之。語錄首篇，謂世儒習聞是語，此間卻務真實，一物不欺，一體皆愛，一念之欺即不忠，一念之孝印於天。此數則者，民彝世教之大綱大領歟。噫，方外之士，守其師之言而不畔，傳之世世，如金玉而藏諸，正心脩身之學，躬行踐履之間，凜然如在左右。吾黨之士，當泚頰而深愧之矣。中黃貌和而心正，論直而行方。《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又曰：黃中通理，正位居體。中黃之義，有取於此。正其心，脩其身者，如是矣。推而行之，上以續都仙忠孝之傳，下以達天下後世，莫不為忠臣孝子。此君之師，與君之教多矣，則其師出於豫章，信矣夫。於戲盛哉。文林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前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滕賓題辭。

宇宙間形氣互相依附，而其中運行不息者，有理存焉。故得氣之清，而能明其理者，兼善則為聖神，為上智，獨善則為隱君子，為列仙。得氣之濁而昧于理者，反是。雖其為品萬有不齊，而上知不常見也。若吾洪都西山都仙許公是已。公在晉嘗令旌陽，邑人懷其政。後得道來江西，從學者多所成，西江之人相傳其誅虜等事，至于今神而宗之不敢忘。此誠非獨善而止者。道家者流，又有沖舉拔宅之說，縉紳之士所不敢質。然其以真忠至孝為教，則萬萬不可誣也。其傳言許公受教於日月二君，及諶姆蘭公傳忠孝之道。比二十年前，玉真劉先生隱西山，復得是傳。其徒黃君元吉，彙所聞平時語，為書刻布之。至治癸亥，巽申官太史，繇黃君獲觀焉，乃歎曰：此書行世，將人人知懲忿窒慾，明理充其忠孝之實，則聖賢闔域，可躋而跂也，豈徒曰列仙隱者之事乎？夫玉真之心，都仙之心也。都仙之心，天地之心也。同志之士，苟毋忽其書，能深味切省，則庶乎其有契焉。應奉翰林文字將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廬陵曾巽申拜手謹題。

《易·坤卦·文言》曰：君子黃中通理，黃中央色也。夫子於坤卦取中正為本，而能通達天下之道理，上天下地之宇，往古來今之宙，顧不可斯盡泯滅者，此中正之理耳。蠹蝕於春秋，相戕相靡，理幾晦矣。夫子繫周易，作文言，發為黃中通理之論，正以救當時頹風敗俗，律天下為中正之歸。夫子豈得已，而作斯言耶。使幸生堯舜之時，歌呼為擊壤之民，又何必盡洩斯道之祕乎。

比年龍沙吁識，建壇於鸞翔鶴峙之地，都仙親降壇記，又專發黃中之理，授於玉真先生。都仙之心，夫子救世之心也。蓋欲惟忠惟孝，不乖不偏，盡吋中正之理，以躋聖世於隆平之盛。中黃黃先生，出示《玉真先生語錄》，亟覽之，又首發正心誠意，扶植綱常之語。又曰：大忠者一物不欺，大孝者一體皆愛。又曰：萬法皆空，一誠為實。斯言也，是真能體認都仙之旨，以為教矣。抑豈特都仙之旨，正吾夫子之旨也，亦堯舜以來精一執中之旨也。最後，又發明都仙道劍鐵柱之說，皆足以破千古之惑。雖然，都仙、玉真之互相發明，亦豈得已，而盡洩斯道之祕乎。載覽之餘，再拜稽首，序而歸之。將仕佐郎建昌路儒學教授彭埜序。

癸亥夏五月，余與盛兄烝明，同拜中黃先生于京師澄清坊之東，時高朋滿座，先生顧余曰：夜夢子，今子來，似有夙契。遂授淨明忠孝書，并玉真語錄。余讀未終集，平生諸疑，渙若冰釋。越數日，先生復問曰：前讀語錄何如。余應曰：萬法皆空，一誠為實，盡矣。先生首肯之，良久復謂曰：子資質頗近道，當宏吾教，勉旃勉旃。復出語錄數段，云：此尚未刊，異時當併刻之。余以泰定甲子春南歸，而先生以乙丑臘，解化於京師矣。丙寅之秋，余詣玉隆，謁仙瑩，會先生高弟雲隱陳兄，于清逸堂，出示所藏先生遺墨，并所集先生平昔答問諸善言，皆余嘗聞諸先生者。雖先生之言，實皆祖述玉真之傳也。已而復於隱真壇，得蒼崖熊先生所藏玉真語錄數段，即向來先生示余者。因錄于別集，并以元所傳靈寶壇記、道說、法說、忠孝諸書，皆鋟梓而流傳之，總名曰《淨明忠孝全書》。同志之士讀之者，當守律勿失，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奉而行之。回後天而先天，復有名而無名。殆猶日月晦而明，天地夜而旦，四時冬而春。則豈但騎鶴玉府，烹鳳瑤池，獨善其身而已矣。又將見忠孝之化，周流八荒。綱常正而天理明，雨陽若而民不疵癘。上以極聖君賢相雍熙和平之治，下以使昆蟲草木同躋仁壽之域。寧不偉與，寧不盛與。泰定四年歲在丁卯十二月乙未朔，淨明靈寶忠孝弟子丹扃道人廬陵徐慧子奇焚香再拜謹書。

淨明忠孝全書卷之一

淨明傳教法師黃元吉編集

嗣法弟子徐慧校正

淨明道師旌陽許真君傳

真君姓許氏，名遜，字敬之。曾祖琰，祖玉，父肅，世為許昌人，高節不仕，潁陽由之後也。父漢末避地於豫章之南昌，因家焉。吳赤烏二年己未，母夫人夢金鳳銜珠墜於掌中，因是有娠而生真君焉。生而穎悟，姿容秀偉，少小通疏，與物無忤。嘗從獵，射一麀鹿中之，子墮，鹿母猶顧舐之，未竟而斃。因感悟，即折棄弓矢，剋意為學。博通經史，明天文、地理、律曆、五行、讖

緯之書，尤嗜神仙修鍊之術，頗臻其妙。聞西安吳猛得至人丁義神方，乃往師之，悉傳其祕。遂與郭璞，訪名山，求善地，為栖真之所。得逍遙山金氏宅，遂徙居之。日以修鍊為事，不求聞達。鄉黨化其孝友，交遊服其德義。嘗有售鐵燈檠者，因見漆剝處，視之金也，翌日訪其主還之。

朝廷屢加禮命，不得已，乃於太康元年起為蜀旌陽縣令，時年四十二。視事之初，誠吏胥，去貪鄙，除煩細，脫囚繫，悉開諭以道，教以忠孝慈仁，忍慎勤儉，吏民悅服，咸願自新。先是歲飢，民無以輸租，郡邑繩以法，率多流移。真君乃以神丹，點瓦礫為金，令人潛瘞于縣圃，籍民之未輸者，使服役于圃，民鑿地獲金，得以輸納。屬歲大疫，死者十七八，真君以所授神方拯治之，符咒所及，登時而愈，至於沈痾，無不痊者。他郡病而至者，日以千計，於是標竹於郭外十里之江，置符水於其中，俾就竹下飲之，其不能自至者，汲歸飲之亦安。蜀民為之謠曰：人無竊盜，吏無奸欺，我君活人，病無能為。真君知晉室將亂，乃棄官東歸，民感惠，贏糧而送者蔽野，有至千里始還者，有隨至其家，願服役不返者。乃於宅東之隙地，結茨以居，狀如營壘，多改氏族以從真君之姓，故號許家營焉。

真君嘗至新吳，憩于梧樹林，有女童五人，各持寶劍來獻，真君識其劍仙也，異而受之，故獲神劍之用。乃於丹陽縣黃堂靖，問道於諶母，毋以所受孝道明王之法，併蘭公所付孝悌王銅符鐵券、金丹寶經授之。且謂吳君曰：君昔以神方為許君之師，今孝道明王之道，獨許君得傳，君當返師之。二君辭謝，方心期每歲必來謁姆，姆覺之，曰：子勿來，吾即還帝鄉矣。因取香茅一根，南望擲之，曰：子歸認茅落處，立吾祠，歲秋一至足矣。二君還，於所居之南，尋訪其茅，已叢生矣。遂建祠，亦以黃堂名之。厥後復遇日月二帝君，授以淨明靈寶忠孝之道。真君嘗過黃堂，見鄉民烹宰祀神，且相詫曰：祭不腆則神怒降禍矣。真君曰：怪崇敢爾耶。夜宿逆旅，召風雷伐之。又見民有遠汲者滿道，乃以杖刺社前涸澤，出泉以濟之，雖旱不竭。因渡江抵朱氏之肆，主人雖貧，迎接甚敬，真君戲畫一松于其壁而去，其家即日利市加倍。嘗鍊神丹于艾城之黃龍山，有蛟魅輒作洪水，欲漂丹室，真君遣神兵擒之，針于石壁。丹成祭于幕阜葛仙石室，然後服之。至修川，愛其湍急味堅，遂磨神劍於澗傍之石。過西安縣，分寧縣也。社伯出謁，真君請其地分有妖物害民者，其神匿之。過一小廟，廟神迎告曰：此有蛟孽，害民，知仙君來，故往鄂渚，後將復還。真君躡跡追至橋側，勅吏兵驅出誅之。怒西安社伯之不職，錮其祠門，止其祭祀，今分寧城隍廟常閉，開有火災。今祀小廟。今封協佑侯。真君聞新吳有蛟為孽，因往捕之，蛟懼入溪穴，乃以巨石書符以禁之。

時海昏之上遼，有巨蛇據山為穴，吐氣成雲，亘四十里，人觸在其氣中者

，即被吸吞，江湖舟船亦遭覆溺，大為民害。真君乃集弟子，將往誅之。初入其界，遠近居民競來告懇。真君曰：世運周流，當斯厄會，吾之此來，當為汝曹除之，誓不與此蛇俱生也。於是，卓劍于地，默禱于天，良久飛泉湧出，有赤鳥飛過，遂前至蛇所，蛇懼入穴。乃飛符，召海昏社伯驅之不能出，復召南昌社公助之。蛇出舉頭，高十餘丈，目若火炬，吐毒衝天。乃嘯命風雷，指呼兵吏，以攝伏之。吳君乃飛步踏其首，以劍劈其額。施君、甘君引劍裂其腹，有小蛇自腹中出，長數丈，奔行六七里，聞鼓譟聲，猶返顧母。弟子請追戮之，真君曰：彼未為害，不可妄誅，五百年後若為民害，吾當復出誅之，以吾壇前松栢為驗，其枝拂地乃其時也。又預讖云：吾仙去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五陵之內當出弟子八百人，其師出於豫章，大揚吾教。郡江心忽生淵，掩過沙井口者，是其時也。若此時小蛇為害，彼八百人自當誅之。苟無害於物，亦不可誅也。蛇子遂入江。今新建縣吳城山是也。大蛇既死，其骨成洲。今號蛇骨洲。真君於經行之處，立七靖以鎮之，時晉懷帝永嘉六年壬申歲也。真君道術高妙，求為弟子者數百人，卻之不可，乃化炭為美婦人以試之，其不為所染污者，唯十人耳，凡周遊江湖，無不從焉。

真君歸郡，周覽城邑，有一少年美風度，衣冠甚偉，通謁自稱姓慎，禮貌甚恭，應對敏給，遽告去。真君謂弟子曰：適者非人，老蛟之精來見試也。吾故愚之，庶盡得其醜類耳。迹其所之，乃化為黃牛，臥于砂磧之上。真君乃剪紙，化黑牛往鬥之。令施岑持劍，俟其鬥酣，即揮之，中其股。牛奔入城南井中，真君遣符吏尋其蹤乃知，直至長沙。於賈誼井中出化為人，即入賈玉史君之家。先是蛟精慕玉之女美，化為一少年謁之，玉愛其才，以女妻之，居數歲，生二子。常以春夏之交孑然而出，至秋則重載寶貨而歸，蓋覆舟所獲也。是秋陡還，詒玉云：為盜所劫，且傷左股。真君乃為醫士謁玉，至其堂叱曰：江湖蛟精，害物非一，吾尋蹤至此，豈容逃遁，速出速出。蛟精計窮，乃見本形，為吏兵所誅。二子亦皆為小蛟，併誅之。賈女亦幾變形，真君給以符，故得不變。真君謂玉曰：蛟精所居，其下即水，可速徙居。玉從之，其地果陷為潭，深不可測。真君復還豫章，蛟之餘黨心不自安，乃化為人，訪真君弟子曰：聞賢師有神劍，願聞其功。弟子曰：吾師神劍，指天天裂，指地地拆，指星辰則失度，指江湖則逆流，萬邪莫敢當，神聖之寶也。曰：亦有不能傷者乎。弟子戲之曰：惟不能傷冬瓜葫蘆耳。蛟以為誠然，盡化其屬為冬瓜葫蘆，浮泛滿江，妖氣甚盛。乃使施岑履水斬之。真君曰：此地蛟螭所居，不有鎮之，後且為患。乃役鬼神於城南井，鑄鐵為柱，下施八索，鈎鎖地脉，祝之曰：鐵柱若亞，其妖再興，吾當復出。由是水妖屏斥，城邑無虞。峇曉山頂有蛟湖三所，其孔穴透大江，通饒信。真君誅其蛟，立玉陽靖以鎮之。又鑄鐵符鎮鄱陽湖

口，杜絕蛟魅出入之路。鑄鐵蓋，覆廬陵元潭，制其淵藪，仍以鐵符鎮之，留一劍在焉。明年，復遊長沙郴衡諸郡，所至為民除害，凡立靖七十餘所。

明帝太寧二年，將軍王敦舉兵內向，次于湖。真君與吳君往謁，冀說止之。時郭璞先在幕府，乃因璞見之，處仲延飲而問曰：予夢以一木破天君，等以為如何。吳君曰：木上破天，乃未字也，公其未可妄動。處仲已變，令璞筮之，璞曰：無成。仲曰：予壽幾何？璞曰：公若舉事，禍將不久。仲怒曰：君壽幾？何璞曰：壽盡在今日日中。仲大怒，令武士擒璞斬之。真君舉杯擲起，化為白鴿，飛繞梁間。仲一舉目，已失二君。處仲竟敗。二君還至金陵，召龍挾舟，從廬山紫霄峰金闕洞還。至天寶洞，遂歸舊隱。日與弟子講究真詮，數十年間，不復以時事關意。平時出處，不異常人，但所居鳴鶴飛翔景雲旋繞而已。至孝武帝寧康二年甲戌八月朔旦，有雲仗自天而下，二仙降庭宣玉皇詔，曰：上詔學仙童子許遜卿，在多劫之前，積修至道勤苦備悉，經緯逾深，萬法千門，罔不斯歷。救災拔難，除害蕩妖，功濟生民，名高玉曆，衆真推仰，宜有甄昇，可授九州都仙太史兼高明大使，賜紫綵羽袍瓊旌寶節玉膏金丹各一合。詔至奉行。真君再拜，登階受詔。一仙曰：余乃玉真上公崔子文。一仙曰：余乃元真上卿瑕丘仲。告真君以沖舉之期遂去。真君乃召門弟子與鄉曲耆老，論以行期，設飲宴以叙別。又與十一弟子，各為五言一韻，勸誡詩十首。是月聖日，大營齋會，少長畢至，日中遙聞音樂之聲，祥雲四布，羽蓋龍車，從官兵衛，仙童綵女，前後導從。二詔使又至，復宣詔曰：上詔學仙童子許遜，脫子前世貪殺匿不祀先祖之罪錄。子今生行符咒水、治病罰惡、馘毒之功已仰。潛山司命官傳金丹於下界，閉債封形，迴子身及家口厨宅百好歸三天。子急淨穢，背土凌空，左大力天丁與流金火鈴，照辟中黃，無或散漫。仍封遠祖由玉虛僕射，曾祖琰太微兵衛大夫，先祖玉太極把業錄籍典者，父肅中嶽仙官。賜所居宅，曰仙曹左府。玉真上公曰：卿門弟子雖衆，惟六人合從行，餘各自有超舉之日。乃揖真君昇龍駕命，陳勳時荷持冊前導，周廣曾亨驂御，黃仁覽與其父族侍從，盱烈與其母部從，仙眷四十二口同時昇舉，雞犬亦隨逐飛騰。留下修行鐘并一石函曰：世變時遷，即為陳迹，聊以為記。有僕許大者，與其妻市米於西嶺，聞真君飛昇，即奔馳而歸，車覆遺米於地，米皆復生。比至哀泣，求從行。真君乃授以地仙之術，夫婦皆隱于山中。仙仗既舉，有頃墜下藥臼車轂各一，又墜一雞籠并鼠數枚，墮地雖拖腸而不死，意其嘗竊食丹藥也。後人見之，必為瑞應焉。初真君回自旌陽，奉蜀錦於諶姆，製以為殿帷，至是忽飛來旋繞於故宅之上，復入雲霄。真君生於吳大帝赤烏二年己未正月二十八日，住世一百三十六年。凡參學淨明弟子，皆尊之曰道師君。

真君既飛昇之後，里人與其族孫簡，就其地立祠，以所遺詩一百二十首寫

之竹簡，令人採取以卜吉凶，名曰聖籓。其鐘車函白，並藏于祠。隋煬帝時，焚脩中輟。唐永淳中，天師胡惠超重興建立，明皇尤加寅奉。宋朝太宗、真宗、仁宗皆賜御書，改賜額曰玉隆，仍禁名山樵采，蠲租賦。政和二年，徽宗降玉冊，上尊號曰神功妙濟真君。政和六年，改觀為宮，仍加萬壽二字。五月一日，旨付禮部云：朕因看書于崇政殿，恍然似夢，見東華門北一道士，戴九華冠，披絳章服，左右童子持劍紉，皆衣青，後有二使者綵衣道裝，捧印杖前至丹墀，起簡揖朕，攀左龍尾上殿。朕疑非人間道士，因問：卿何人，不詔而至。對曰：吾為許旌陽，權掌九天司職，上帝詔往按察西瞿耶國，經由故國，觀見妖氣，故來相訪。朕請坐而問曰：此患為何？答曰：湖南湖北三十六萬絹綱入水，此實小龍為害，蓋先朝不合封此子為王，當永嘉之戮，自拆母腹而奔走，未及害人，因而赦之。今乃輒為國家之患俟，吾還當有處分，不令住於江淮間矣。朕夢中謝之，復問曰：朕患安息瘡，諸藥不能愈，真葦有藥否？即取小瓢傾藥一粒，如葦豆大，呵咒抹於瘡上，覺如流酥灌體，入骨清涼。遂揖而去，行數步復回顧曰：吾弊舍久矣寥落，願聖皇舉目一看為幸。朕豁然而覺。不數日，有司奏到，果然絹綱被風濤覆沒，即取圖經考之，見分寧縣梅山有許氏磨劍池，詔畫像如夢中所見者，賜上清儲祥宮，以係省官錢新換。數月後，復夢真君回如初，謝上曰：分寧乃昔經行之處，重勞建造，吾卜地西山遺跡俱存，但屋宇隘陋，不足副四方瞻視，幸陛下一修整之耳。上寤，即詔洪州改修玉隆萬壽宮。建炎中，金人寇江左，欲火宮庭，俄而水自楹桶間出，火不爇。虜酋大驚，乃書壁云：金國龍虎上將軍來獻忠，被授元帥府上畔都統，大軍毀茲，遍觀聖像，裝嚴華麗，不敢焚燬。時天會八年正月初二日記。主觀想知，悉戢兵而去。

凡真君所遺物，皆有神守護，不可觸犯。殿前手植栢，其榮悴常兆宮之盛衰，剪以煎湯，無疾不療。丹井舊有神龍出沒，後胡洞真以符石，鎮之鐵柱。唐嚴譔作州牧，心頗不信，嘗令發掘，俄迅雷烈風，江波泛溢，城郭震動，譔懼叩頭悔謝，久而後止。又強取修行鐘，置之僧寺，擊之聲如土木，乃送還宮。車轂州牧徐登，令取至府，猶未及觀，即夕飛還。石函雖有窳縫，而不可開。唐張善安竊據洪州，強鑿開之，其蓋內丹書云：五百年狂賊張善安開之。善安懼，磨洗其字，終不能滅，遂藏其蓋。凡真君遺迹，有異處。如龍沙側之磨劍池，其沙壁立略不湮塞。新建縣之嘆早湖，水蛭至多，以藥投之永絕，松湖市之旅邸，至今無蚊蚋。豐城縣杪針洞，蛟入其中，以杉木楔之，至今不朽。奉新縣之藏溪，蛟藏其中，以劍劈裂溪傍巨石，書符鎮之。如此等類，莫可殫舉。元成宗皇帝加封號曰：至道玄應神功妙濟真君。

淨明經師洪崖先生傳

經師姓張，名氤，號洪崖。又名蘊，字藏真。世代皆莫詳，與赤松子俱為神農師。《真誥》云：洪崖先生，今為青城仙伯是也。隋時，復出現於晉陽之姑射山，又現於豫章之西山，讀書釣魚於城西河岸之石磯，今釣魚臺是也。開皇九年，改豫章為洪州，以先生故也。先生身長七尺五寸，眉目疏秀，語音如鐘，善琴書，喜長嘯。嘗遇日月二君，授以淨明靈寶忠孝之道。時戴烏帽，或時角巾，或櫛榛巾，被鹿裘，或衣紅焦葛衫，烏犀帶短鞞靴。每行則乘一白驪，曰雪精。從五童子，名狀並怪，曰橘、栗、木、葛、柚。負六角扇，垂雲笠，又曰白藤笠。方木鐙、二玄書、木如意、筇竹杖、長生瓢、魏惠壺、不柱杓。又曰長盈壺、長滿杯，自然流酌。出入城郭，朝來暮去，人莫測其蹤。唐武后聖曆中，召不赴。玄宗開元中，復召見於湛露殿。上從容問曰：聞先生善長嘯，可得聞乎。於是應聲而發，音韻清絕。上曰：朕何如堯舜？先生何似許由？先生對曰：陛下道超堯舜，臣德謝許由。昔堯召許由而不至，今陛下召臣而臣來。上嘉之，拜太常卿，累至司徒，皆不受。一日奏曰：陛下何惜一山一水，不令臣追蹤巢由。乃詔還山，遂絕粒服氣，時時出沒往來於西山姑射二山，多遊終南太華青城王屋山中，與東羅二大師為侶，每述金丹華池之事，易形鍊化之術，人莫究其微妙焉。又每旦，乘白驪，領僕從，由西山渡章江入洪城，人未有見其返者。一日章江舟人心切疑之，遂戒其子躡踪觀其所以。乃賣藥周遊市中，卒之晉尚書潛惠武陽彭仙故宅，華福地，今彭真觀是也。與其學仙之徒，掃石焚香，談玄閱祕，圍棋握槊，諷詠逾時。已而乘白驪與僕從，俱入彭仙舊鍊丹井中而去。舟人子復躡其後，而先生未之知。其中道塗坦然，行未久忽聞櫓聲，舟人子曰：此我舟中櫓聲也。先生始覺問之，乃實告其故，復問曰：汝願偕往否？曰：不願。於是令其瞑目，以手摩其頂，舟人子即在舟中矣。自是不復入城。如此者九十三年，後隱去不知所終。今西山有洪崖井，與烏晶源為鄰，深不可測。無冬夏飛流奔瀉，若雷殷地中，人雖對語，亦莫能聽，三伏炎蒸，寒氣襲人，毛髮森豎，古傳與彭仙丹井通焉。井畔多楓樹，先生丹成，跨雪精從楓樹升雲鄉，至今樹上有雪精遺跡。井之西有紫清宮，舊為應聖宮，即先生栖真所也。有三詩刻于石，其一曰：去歲無田種，今春乏酒材。從他花鳥笑，佯醉臥樓臺。其二曰：下調無人采，高心又被嗔。不知時俗意，教我若為人。其三曰：入市非求利，過朝不為名。有時陪俗物，相伴且營營。嘗注《老子》《周易》《三禮》《穀梁傳》行于世。凡參學淨明者，尊為經師君。

#### 淨明法師洞真先生傳

先生姓胡，名慧超，一名化俗，字拔俗。不知何許人，亦莫詳其年，人問之則曰今年五十二歲，後數十載問之，亦復云。然容貌雄偉，氣宇魁岸，獨處



則無異於常人，在衆中則獨出人一頭，故時人稱之曰胡長仙。逢人不執手板，擊拳而已。嘗遇日月二君，授以淨明靈寶忠孝之道，神妙無方，人莫能測。唐初，隱于洪州西山之洪井，時往來洪城。一日散步市中，見一民家悲戚，先生問之，答曰：城側有廟神，歲擇女子以配，吾女明日當行，是以悲也。先生曰：吾當為汝除之。於是，嘯命風雷，焚擊神廟，併廟側一巨樟，根下白骨無數，拔其根擲于江中，逆流而上，至清江境，今樟樹鎮即其地也。州人感激，於廟所立觀，今豫章玄妙觀是也。唐貞觀中，太宗皇帝聞風召之，不赴。高宗即位，復召先生，乃赴，館于禁中。時宮中有妖，夜出傷人。上曰：禁中有妖，師能除之否？先生曰：諾。乃徧行宮中，至西掖垣下，指曰：妖在此。命武士掘之，入地數尺，得老狐十數隻，併白骨甚多，殺之妖乃絕。上大悅，賞賜皆不受，力求還山，上許之，詔百官祖餞，御製詩為別，乃還居西山遊幃觀。時觀荒廢，先生因問主觀，胡不修葺，答以乏財力。先生徑往，不逾月，以木棧至高安樟木，江口距九十里，命筏人繫繫縛，各就宿江岸，臨暮飛墨符一道，中夜烈風雷雨，比明筏已在壇下矣。浚抹嶺谷所當之路，林木披靡。又於山下發一窖，出錢三百千，為工役之所需應。殿宇非人所為者，皆夜役鬼神為之。門外鑿七井，以禁火災。則天復召見於武成殿，問神仙事。先生止陳道德帝王治化之源，即辭乞還山，勅遣使齎金璧送歸。行次，單父賜書曰：先生道德高尚，早出塵俗，如軒曆之廣成，漢朝之河上。遂能不遠千里，來赴三川。日御先開，望霓裳之漸遠。天津後渡，瞻鶴蓋以方遙。空睇風雲，惆悵無已。還於洪崖先生古壇鍊丹，首尾三年，詔趣詣闕，館于禁中，一朝遁去。上歎恨久之，遣使齎贈甚厚，還居西山盱母靖。曰：吾昔到此，客于盱母，今已數百年。長安三年，命弟子於遊幃觀之西北伏龍，造磚墳，藏太玄真符二，七星劍、靈寶策杖各一，三日而訖。先生正衣冠，坐繩床，空中雲鶴旋繞，牆外人馬之聲不絕，而先生已化矣。州具以聞朝，命賜謚曰洞真先生。凡參學淨明弟子，皆尊之曰法師君。

### 淨明監度師郭先生傳

先生姓郭，名璞，字景純，河東人也。好經術，博學，有奇才，而訥於言論。善詞賦，為東晉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術數。有郭公者，客河東，精於卜筮，先生往師之。公以《青囊書》九卷授之，由是洞達五行天文地理卜筮之術。為人禳災轉禍，妙用無方。惠懷之際，先生知中原將亂，乃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先生曰：吾能活馬。吏入白，固出求教。先生曰：今健夫二三十輩，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便以竿拍之，當得一物，急持以歸，得此活馬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如猴，持以歸。此物見死馬，即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如常，物忽不見。元帝

渡江後，王導辟為參軍。先生事母至孝，母死自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纔百步，人以近水為言，先生曰：即為陸矣。未幾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明帝大明二年甲申，王敦舉兵反，次于湖。先生往見之，敦曰：吾夢以一木破天，此何祥也？先生曰：一木破天，乃未字也。明公舉事，必敗無成。因極言忠孝之大義。敦怒曰：吾壽幾何？先生曰：若恪守臣節，壽未可量。若改之不速，禍將不久。敦曰：君壽幾何？先生曰：吾命盡今日日中。敦愈怒，命斬之。即有見先生於丹陽市者，世以為兵解云。所著詩賦誅煩數萬言，《洞林經》六十卷，《新林》十卷，《卜韻》一篇，註《爾雅》、《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皆傳于世。凡參學淨明弟子，皆尊曰監度師君。

### 西山隱士玉真劉先生傳

先生姓劉，諱玉，字頤真，玉真子，其號也。其先番易石門人，高祖宗翰，遷南康建昌，名所居里曰石門，示不忘本也。宋紹興中擢第，授滁州來安簿，世傳詩禮。父剛，母鄔氏，以寶祐丁巳八月二十日生先生。是早，紅霞覆屋，鄰曲駭異，其父再遷隆興新建忠孝鄉。先生夙有卓識，五歲就學讀書，務通大義，弱冠父母繼亡，居喪盡禮，家貧力耕而食，視塵世事不足為，篤志於神仙之學。

初，都仙太史許真君，以晉寧康甲戌歲，於豫章西山昇仙，嘗留讖記云：吾仙去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五陵之內當出弟子今作地仙誤也八百人，師出豫章河西岸，大揚吾教，郡江心忽生沙洲，掩過沙井口者，是其時也。至建炎戊申，僅七百年，兵禍煽結，民物塗炭。何真公等致禱真君，丐垂救度，既而降神渝川，諭以辛亥八月望，當降玉隆宮。至期迎俟，日中雲霧鬱勃，自天而下，由殿西徑升玉冊殿，降授《飛仙度人經淨明忠孝大法》。真公得之，建翼真壇，傳度弟子五百餘人，消禳厄會，民賴以安。迨今二百餘年，其法寢微。

至元壬午，朝命改隆興路為龍興。其年五月，章江門外一洲。是秋，先生經行西山瀉油岡，遇洞真天師胡君，告以姓字，先生拜問曰：天師胡為在此？曰：龍沙已生，淨明大教將興，當出八百弟子，汝為之師。歲在丙申臘月庚申，真君下降子家，子際遇如何真公，時今在子夜，故來告子。言訖不見。先生心竊自喜。明年春，復於玉隆禁山遇之，即下拜。胡君曰：吾今再來，實傳真君之旨，可尋西山中黃堂山烏晶原，建玉真壇以栖隱。當知真君即太陽帝君化生，仙傳謂生身有金鳳，銜珠夢兆者，非也。乃日中金烏流精，在天為氣，在地成形，鴻濛開闢，降於洪井，卻至海藏。至真君降世，乃由扶桑之墟，下貫崑崙之頂，乃從風輪水淵，由地中行，騰出洪崖之井，以應西山之氣，故其地名曰烏晶原。蓋日月二君屬記真君，以為後代傳道之信，其所在之處，萬靈護持，出沒變化，非容人力。真君降於吳赤烏己未歲正月二十八日戊午

。己未為火，在天上初元戊午表太陽也，二年己未表餘氣化生也，正月表人道始於寅也，二十八日表近晦而續明也。天啟仙運，年符赤鳥，其後海昏誅蛇，有赤鳥飛過，亦應此耳。今仙運將周，烏晶出現，其在青羊之歲上元之辰紫清宮中，子得以鎮靖廬，大教興矣。因與言淨明之旨，踰時而別。及出山，已越兩日。

先生自是益加精進，又於孝行里立騰勝道院，以善道勸化，遠近聞知，仰嚮從遊者衆。甲午十一月甲子，遇水府仙伯郭君，教以經山緯水之術。遂遊黃堂山烏晶原尋訪，果得魏道人故居，乃昔日真君修真之所，而又洪崖先生張君舊隱地，隸紫清。以田易之而卜築，且定居焉。靈官鄧君貽詩有曰：洪崖尋舊跡，合讖於松沙者，謂此也。元貞己未正月甲寅，先生神遊玉真府，遇真君與張君、胡君，玉真朝元回。先生作禮，真君顧令先生，求見陽烏，張君袖出三足烏示之。上元庚申，先生往紫清，與弟子王真定，方公成，登拍洪樓，焚香默禱，聞硫氣郁烈，倚闌候望，倏有流光飛墜鑪間，俯視則烏晶在焉。大如椰子，非鐵非石，而黑潤沈重，受而藏之。是夕，胡君授以大道，說明年歲晚，復至紫清，告諸弟子，以師君將降，約同候迎。十二月庚申，王真定、方公成、胡次由輩，同集先生之舍。先生曰：有一士緣重，當不召而至。是夕，雪大作，初更時，玉隆宮法子黃元吉忽至，先生曰：天寒歲晚，遠來何為？元吉曰：夜來夢胡天師告曰，劉玉真家有盛事，汝可速往，故來。先生於是與諸弟子，明燎爇薰，至誠以俟。夜將半，先生凝望虛空，倏忽間，師君至。亟率弟子下階迎拜，黃氣瀰漫，非煙非霧，擁升堂上，降授《玉真靈寶壇記》，紙尾署云：弟子劉玉真，丁酉正月甲子朔旦，登山巔授至道。頃之，光景豁散。既而，郭君授以壇疏。除夕寒雪陰霾，先生清齋以待，夜過半，山堂門開，介胄神人至前曰：真君召子。乃篝燈躋攀而上，仰視天星朗然。少焉仙駕降，先生瞻禮，以栢葉藉棗橘以進。真君告曰：茲山前俯鸞岡，後據鶴嶺，吾昔修真時，於此朝禮太上，太上命日月二君降此，授吾至道，是名靈寶朝天壇。吾今亦於此授此中黃大道八極真詮，子當敬受。吾八百弟子，汝為首英，名氏悉在華林八百洞天久矣，刻書青琅，高揭丹崖。更當勉勵弟子，不昧心君，不戕性命，忠孝存心，方便濟物，異日功成果滿，胥會洞中，顧不樂歟。此外精心奉教，隨所修積，各享其報，終不沈墮。若有不自提策，勤始怠終，則有風刀之考。子今恢演教法，積累功勳，再世三生，鍊消陰滓，登晨白日，如吾無異。勉之勉之。言畢高舉，先生拜送，瞻望極日而還。十月甲午，寓玉隆清逸堂。丙申，胡君復來授以道法，說及三五飛步正一斬邪之旨。

由是開闡大教，誘誨後學。其法以忠孝為本，敬天崇道，濟生度死為事，簡而不繁。諸弟子問曰：昔何真公所傳稍繁，今先生所授極簡，何其不同

？先生曰：昔紹興之時，仙期懸隔，權以救世，以法弘教，故繁。今龍沙已生，仙期迫近，急於度人，以道宏教，故約。此所以異，然其至則一，無庸疑。因謂曰：吾與若輩，幸以宿因，遭逢大教，喜慶難言。今靖廬粗備，相與首致華封之祝，以寓吾忠，次伸追遠之誠，以昭吾孝。修身慎行，植德行道，可無愧矣。今為若輩懇師君，請降日精月華，鍊度先亡，以除冥累。十月堅，乃登朝天壇，露香敷奏，席地存神，置二陶器於壇上。俄東西布飛光二道，如金線，自天際注器中，左液如丹，右津如汞，用以書符，訖事無餘。越七日，弟子咸夢先亡，言感真君拯拔陶鑄，返陰生陽，已升仙階矣。明年十月庚申，郭君復至，授以法說，而鄧君數來談《易》，故先生於《易》尤邃。方公成嘗言爻象，夜分風動燭滅。先生一噓，而燭復然。公成驚問，先生徐曰：子言紙上之《易》，而未知身中之《易》。如知之，則已滅者可復明，又何所怪。公成下拜，願卒為弟子。居常與群仙接對，而張、胡、郭、鄧為密。張君嘗招之過洪井，擲扇水中，命之浮渡。又與如意丹方，令采洪井石蒲為藥，以施病者。郭君嘗引遊水府，見門下鎖一巨青猴，指曰：此神禹所禁巫支祁也。

先生雖道行日隆，而益自韜晦，間為人祈禳禳解，無不出奇。隱真洞真靖廬次第興建，諸品祕要相繼授受。至大戊申正月丁卯，投烏晶於洪井，曰：緣重者得之。即以傳教之任付黃元吉，謂曰：吾此生為大教初機而來，異時再出，當與八百弟子俱會。今陽數將終，身謝之後，以吾遺體靜夜火之，復骨於招賢之原，三年將遷瘞海島。二月癸巳，如紫清宮翠岩寺告別。甲午示疾，弟子畢集。丙申，晨興端坐榻上，日正中，舉手拱揖，就榻側臥而逝。春秋五十有二。弟子遵遺旨而送終，後三年啟窆視之，唯存空函。先生之學，本於正心誠意，而見於真踐實履。不矯亢以為高，不詭隨以為順，不妄語不多言，言必關於天理世教於三教之旨了然解悟而以老氏為宗。有《玉真語錄》、《淨明秘旨》，凡一百三十七品云。

#### 中黃先生碑銘

黃君元吉，字希文，豫章豐城名族。父良俊，母吳氏。年十二入玉隆萬壽宮，事清逸堂朱尊師。朱歿，其師王月航尊師，愛而教之。王尊師嚴潔清儉，有古人之意，善醫藥，施謝之積粗贍，即閉戶絕來求醫者。希文請授其術以為業，王尊師不可，曰：吾非有靳於子也。顧醫道甚精微，識慮稍不至，則人由我而死，非易事也。將以此為利益不宜，吾幸得舍此，不為冀寡過耳。誠慮返累子，不如歸求清靜，以自致也。王尊師沒。久之，西山中有劉玉真先生者，本質行老儒，隱居深僻，有神明之遇，曰：晉旌陽許君千年龍沙之記，今及其時，而劉則八百仙人之首云。獨重希文，以為可托，及去世以其傳囑焉。蓋其說以本心淨明為要，而制行必以忠孝為貴而已。希文事劉先生如父，事其夫

人如母，苟遠去飲食必祝之。而後嘗奉其言，如臨天地鬼神，乃即其山擇地立玉真隱真洞真之壇，以授弟子。至治三年，又以其說遊京師，公卿大夫士多禮問之，莫不歎異。明年太定改元，嗣漢三十九代張天師朝京，廷臣薦希文者曰：中黃先生剛介堅鷲，長於幹裁響。嘗都監其宮，治衆嚴甚，人或不樂，而土田之入廬舍之完，公而成功。昔為忤者，更交譽之親之，其後從玉真先生得旌陽忠孝之教。蓋折節就沖，澹為達人，鉅公前席宜表異之。乃為書，請希文為淨明崇德弘道法師教門高士。玉隆萬壽宮焚，修提點未行，玄教大宗師留之崇真萬壽宮。期年，將以其名上聞奏，且上有爾書之賜，而希文翛然高居，唯以發明其師說為己事。有所謂清虛日來滓穢盡淨者，蓋庶幾焉。十二月十一日，為書寄別其弟子陳天和等，而命從者曰：今夜子時，當報我及期。從者以告，希文曰：吾返玉真之墟矣。明日，用火淨吾骨於城東門外，薪盡火絕有風南來者，吾報汝也。已而果然，從者負其遺劍，將歸藏西山。希文在世五十五年，為道士四十年，度弟子陳天和、劉真傳、熊玄暉、劉思復、黃通理，授淨明忠孝之教者，人衆不可備列。中山趙先生，有道之士也。嘗與希文俱來，為之言曰：子為銘，其藏予。重趙君之請，故為之銘曰：西山之墟古仙宅，奇蹤一隱兩五百。陽精發輝表靈赫，我與受書繼玄德。長生不死為世則，忽焉去之不可測。鏘金為音玉為畫，表歸真土填無極。

#### 丹扃道人事實

丹扃子姓徐氏，名異，一名慧，字子奇。至元辛卯八月二十七日寅時生，娶劉氏，生子師晉。其先為豐城望族，仕廬陵，因家焉。其大父愚谷先生，典刑博雅，前宋試場屋有聲，二子俱早世。子奇幼孤即穎異，恥與俗子友，閉戶讀書，危坐竟日，養吾劉先生，為須溪豕嫡，時稱為文章司命人物權衡得其許可者，如登龍門。始八月旦，子奇嘗侍大父往謁之，一見問所學，即令以詩題，子奇援筆立就。先生大加賞歎，因取少陵徐卿二子生絕奇之語，改字子奇。且為序其所作詩集，稱其五言，高處春容淡泊，頗近古意，至於近體亦變化流麗，蓋其天分之高而學所致也。其推許之意，槩可見矣。戊午春，慨然為金臺遊，首以文墨見知于御史李一飛、典瑞院使馬九臯、右丞齊峰、平章大慈都，由是鈞樞臺閣名公鉅卿多所接禮。癸亥春，英廟詔書金經試，字中書者數百人，子奇首中前列，未幾經事竟寢。子奇聞中黃先生得都仙淨明之道，駐于崇真宮，遂往師焉。中黃一見曰：夜夢子，今子來，似有夙契，當宏吾教。自是盡得中黃八極之妙，又參藍真人于長春宮得全真無為之旨，賜號淨明配道格神昭效法師。由是，人爵無復介其心胸，雖中朝貴人交刺互辟，恬不能動其心矣。甲子春，以母老竟歸，圖為色養，計其所以，婉容娛侍，曲意順承，無所不用。其極如是者，二十餘年迨終，喪葬盡禮。初歸之日，家適病疫，或曰

：未可歸。子奇曰：安有及門而不升堂拜母者乎？竟歸。其所謂神明憑依者，皆辟易解散若未病，然自非道高德重安能殄息若此其速也。是歲大旱，鄉人請禱于里之吉安橋旋慰霓望。自是弟子益衆，及其門者，皆文學特達之士。雖六七十翁，皆願從焉，曰：吾師道也。子奇倜儻，尚氣節慷慨，尚然諾導悟。學者剖決玄微，海竭河傾，源窮派析，犁然有當於人心。數十年間，千百里內，水旱豐凶，請禱即往，神動天隨，雷電隨應，其所以化赤地為豐年掃積陰為霽景者，不知其幾焉。至如來病，士庶是以為瘡，豕人之啼泣，木客之憑凌，雲篆一飛，陰怪旋屏，若此者尤衆也。是其操存持守之不息，故光輝昭著之，自然有諸中形諸外也。士君子常稱奇峰先生，又稱丹扃道人。蓋其為室也，清虛明淨，扃以丹扃。留國張公，書而記之，詩集曰《盃水玉霄》滕公序之。所傳淨明忠孝諸書，先以刊行。至於手撰科文，正大雅潔，凡若干卷傳于世。庚寅春，寄內師府羅文奎詩云：憶昔長廊聽雨時，黃金染筆寫烏絲。百年似夢我先覺，萬事如雲子尚癡。天上故人天上老，里中野客里中嬉。臨風聊致拳拳意，老病無才懶賦詩。又寄臺使盛熙明詩云：向來風雨意，俛仰十年餘。雖有千山隔，寧無數字書。栖運吾分耳，富貴易交乎。珍重平生學，風雲展壯圖。又寄別弟子鍾彥文詩云：花甲今年恰一周，安心安分更何求。夢回池草春生筆，吟到江梅月滿樓。生數又從今日始，老懷不及少年遊。還丹鍊就身如葉，洞府名山任去留。又自贊其像曰：生前我即汝，死後汝即我。於是二中間，誰曾識真我。月輪元不在波心，四海五湖無不可。至。五月望日，命弟子蕭尚賢代謝師仙將吏，為濟食以召鄉黨朋友話別，對坐客云：天香繞屋家肥潤，玉宇開基仕顯超明。旦日中，索紙筆留頌云：這箇臭皮袋，撇了無窒礙。烈焰紅爐中，明月清風外。擲筆端坐，鼻流玉筋尺餘，移時視之，則已去矣。留形住世六十年，度弟子數百人。

淨明忠孝全書卷一竟

淨明忠孝全書卷之二

淨明傳教法師黃元吉編集

嗣派弟子徐慧校正

玉真靈寶壇記 許遜撰

鍾陵之靈，鍾大寶於西山。厥維西山萃古今精氣，實上下神仙一大區宅。有道之士，率由是出。自吾得太上淨明，吾與張洪崖、胡拔俗等，其人也。龍沙有讖，松沙有記，一皆為是西山中靈寶祕。前鸞翔，後鶴峙，奠烏晶，紹仙裔。斯靈伊何，太素始名。極判精，靈寶現形，故此一寶靈也。天為黃中，在地為烏晶，在人為丹扃。惟寶斯靈，弗寶弗靈。有道之士克寶斯靈者，自有重重樓閣，內景黃庭，三五飛步，神奏玉京。符千年之嘉運，備八百之仙數。騎

鶴玉府，烹鳳瑤池。其視塵世寶珠，直天地間一瓦礫耳。吾有弟子玉真子，受吾記囑，來尋舊迹。克寶斯靈，克靈厥晶。八百群真，一曰玉真，二曰隱真，三曰洞真。靈真寶真，一真萬真。真真聚神，金烏誕靈。靈寶聚精，玉兔誕形。天降斯道，地升斯寶。珍之作之，天地為一。率是群真，克紹吾勳。有道之士，無累俗紛。式克輔之，斬蛇馘鯨。窮曰宇宙，功超玉清，顧不偉歟。乃擊之以銘曰：

金烏流晶，洪井肖形。鍾陵聚靈，龍沙首英。八百八百，靈寶斯獲。玉真隱德，爰立厥宅。

#### 淨明大道說 胡化俗述

淨明者，無形大道，先天之宗本。在上為無上清虛，在天為中黃八，在人為丹元絳宮。此三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明此理者，淨明也。清則淨，虛而明，無上清虛之境，謂之淨明。中黃八極天心也，丹元絳宮人心也。故天立中黃八極而報無上之本，人當忠孝而答君親之恩。忠孝，大道之本也。是以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有不務本而脩鍊者，若太匠無材，縱巧何成？惟有大舜比干，不脩鍊，力忠孝，不求道，道自備。下則豺狼有父子，螻蟻有君臣。物且尚能忠孝，況於人乎？況於法子乎？淨明大道同理，同源不同形。同理者，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同源不同形者，是道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之中，惟人最貴。不忠不孝，不如豺狼螻蟻乎。不能淨明者，不如蜣螂飲露乎。物得忠孝大道體，法子夫豈不知。吾奉太上，設忠孝大道之門，甚易知，甚易行，勉而宏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要不在參禪問道，入山鍊形，貴在乎忠孝立本，方寸淨明。四美俱備，神漸通靈，不用脩鍊，自然道成，信斯言也。直至淨明。

#### 淨明道法說 胡化俗述

無極無形大道，道生一，一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中黃八極九宮也。道立其中黃，法布於八極。一陰一陽，一動一靜，相為表裏者也。正道在於內，布法治其外。一正八治，天清地寧。釋曰：

無極清虛曰淨明，道在其中曰中黃。法布八方為八極，會四象，朝三天，曰三五飛步。正其內，治其外，曰正一斬邪。法子欲治其外，先正其內。欲正其內，先去其欲。無欲而心自正一，正心而道法備矣。

#### 淨明法說 郭璞述

無極而太極，無極者淨明之謂也。經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自太極判，兩儀立，人斯生，而人於天地間為最秀，此所以並天地曰三才。然後天地以好生為心，則人體天地心為心。先天之世，人心與天地一，清靜而無為。中天以來，無者不能，不顯於有，而淨明之教猶未甚泯也。後天之後，有

為者葛殊千致，與夫無名天地之始者異矣。太上推好生之德，憫人生之不齊，不得不彰其法則，垂慈立教。夫法者，律也。律不善以歸於善，律不仁以歸於仁，律不忠不孝而歸於忠孝。淨明者，太上授之於日月二君，二君授之於許太史，許太史復宣布而流傳之。凡吾法子，行積莫大，方遇至教，其當守律勿失，仰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奉而行之。回後天而先天，復有名而無名。殆猶日月晦而明，天地夜而旦，四時冬而春，道在其中。淨明之教，周流八荒。雖許太史道尊德貴，功蓋九州。而吾法子，功成行滿，洞隱玉真，備符淨明，無為一也。

玉真立壇疏 郭璞撰

天靈地寶成，大道藏玉真，其生也無名，其出也有數。今就黃堂山，立壇奉道，祝國壽，報親恩，如是道在其中矣。師仙君立記銘，予具疏而成之。疏曰：

龍沙讖，仙八百，始自玉真。烏晶麗景三千，中藏靈寶。將周氣運，用立壇場。須教白水真人，大家從更。便看黃山處士，特地功成。籍桂名香，即日均書玉府，蟠桃性熟，他時共宴瓊宮。

淨明忠孝全書卷之二竟

淨明忠孝全書卷之三

淨明傳教法師黃元吉編集

嗣派弟子徐慧校正

淨玉真先生語錄內集

或問：古今之法門多矣，何以此教獨名淨明忠孝。

先生曰：別無他說。淨明只是正心誠意，忠孝只是扶植綱常。但世儒習聞此語爛熟了，多是忽略過去，此間卻務真踐實履。

先生曰：大忠者，一物不欺。大孝者，一體皆愛。

先生曰：何謂淨，不染物。何謂明，不觸物。不染不觸，忠孝自得。

又曰：忠者，忠於君也。心君為萬神之主宰，一念欺心，即不忠也。

先生曰：人子事其親，自謂能竭其力者，未也。須是一念之孝，能致父母心中印可，則天心亦印可矣。如此方可謂之孝道格天。

或問曰：去古日遠，文籍浩繁，末學之夫，莫知正略。今淨明教中，正心修身之學，真忠至孝之道，緊要處乞示一二語。

先生曰：某自初年修學以來，只是履踐三十字，年來受用，甚覺得力，今以奉告。所謂三十字者：懲忿窒慾，明理不昧，心天纖毫失度，即招黑暗之愆。霎頃邪言，必犯禁空之醜。

曰：敢問其詳。



先生曰：人之一性，本自光明，上與天通。但苦多生以來，漸染薰習，縱忿恣欲，曲味道理，便不得為人之道，則何以配天地而曰三才？所謂忿者，不只是恚怒嗔恨。但涉嫉妬，小狹褊淺，不能容物，以察察為明，一些箇放不過之類，總屬忿也。若能深懲痛戒，開廣襟量，則嗔火自然不上炎。所謂欲者，不但是姪邪色欲。但涉溺愛眷戀，滯著事物之間，如心貪一物，調繆意根，不肯放舍，總屬欲也。若能窒塞其源，源即是愛念初萌處。惺惺做人，則欲水自然不下流。雖是如此，其中卻要明理，明理只是不昧心天。心中有天者，理即是也。謂如人能敬愛父母，便是不昧此道理，不忘來處，知有本源。若頂天立地，戴髮舍齒做箇人，自幼至長，不知愛敬順事其父母者，非病風喪心而何？乃至不知有君，不知有師，兄弟不能友恭，交遊不尚信義等皆然。此外，但是固護己私，不顧道理而行事者，皆謂之昧心天。心天纔昧，恰如一面明鏡，無端卻把許多埃墨塗污其上。凡此等累積，一生冥冥，罔覺自己本命元神，蒙在黑暗之鄉，所以一瞑目後，便墮幽關長夜，受苦萬狀，卒乍未有出期，一展哉。靜觀世人，有縱忿者，焚和自傷。有縱欲者，沉墜己靈。曲味道理者，元神日衰，福德日銷，只是他自不覺。若能翻然醒覺，截日改過者，懲忿則心火下降，窒欲則腎水上升，明理不昧心天，則元神日壯，福德日增。水上火下，精神既濟，中有真土，為之主宰。真土者即是明黃中之理。只此便是正心修身之學，真忠至孝之道。修持久久，復其本淨元明之性，道在是矣。後二十字，乃王屋山石鼓天戒，即是此間日用中密行工夫。且如行事，但是一毫一髮不合法度處，自己本命元神，已是暗損卻光明了。日積月累，不知改悔，全體歸陰矣。又談話間，須是語覺無傷方出口，但有一言半句不合道理的。又有一種人愛說薄福話的，恣意說出來，無所忌憚，不知虛空卻有神明聽著。所謂禁空之醜者，即《度人經》中飛天大醜魔王是也。其類甚衆，上帝委任助佐三官，檢察過惡，常時飛行虛空，鑒觀下界，邪言一出，冒犯其禁。此只是天高聽畢之言，但人聞者，往往以為常談而忽之耳。彼纔動念之頃，言者福德自銷。福德既銷，殃禍隨至。如上皆是感召而然。所以經云：自業所招，還自來受。由是觀之，凡人一言一行，可不謹哉。而况有志於道之士乎。

先生曰：大凡世人，被些子嗔火欲水，及與私意，潛伏在肚皮裏，不能降制者，是阻隔了前程萬千好事，可惜他不自覺。若能降制得下者，久久間真陰陽、真五行之妙，自當親見之，道為子得矣。

先生曰：淨明大教，大中至正之學也。可以通行天下後世而無弊。緊要處在不欺昧其心，不斷喪其生，謂之真忠至孝。事先奉親，公忠正直，作世間上品好人。旦旦尋思，要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內不作於心。當事會之難，處處以明理之心處之，似庖丁解牛底妙手，處教十分當理著，步步要上合天

心。只恁地做將去，夙興夜寐，存著忠孝一念在心者，人不知，天必知之也。亦莫妄想希求福報，日久歲深，自然如所願望。要識得此教門，不是蓬首垢面，滯寂沈空的所為。所以古人道是：不須求絕俗，作名教罪人。又道是：欲修仙道，先修人道。每見世間，一種號為學道之士，十二時中，使心用計，奸邪謬僻之不除，險詖傾側之猶在，任是滿口說出黃芽白雪，黑汞紅鉛，到底只成箇妄想去。所以千人萬人學，終無一二成，究竟何以云然？只是不曾先去整理心地故也。古人云；千虛不博一實。要知求仙學道，譬如做一座好房屋相似。就地面上，先要淨除瓦礫，剪去荊榛，深築礫窠，方成基址。次第建立柱石，位置棟梁，蓋覆齊全，泥飾光淨，工夫圓滿，聳動觀瞻。若是荊榛不除，瓦礫不去，不平基址，不築礫窠，卻要就上面立柱架梁，覆丸編壁，莫教一日風雨震凌，洪流漂蕩，欹側傾倒，枉費辛勤。又如江流中做一座石橋相似，先須推窮到底，腳踏實地，卻就實地壘木疊石，大做根腳，砌到上頭，平鋪橋面，造屋遮覆，方保不朽根基，直得驚濤驟浪，衝激無由，怪雨顛風，搖撼不動，人人贊歎。非有他也，只是根深腳穩，所以牢固長久。若心地不好，根浮腳淺之士，何可望其有成。惟我都仙真君淨明道法，忠孝雷霆，心地上頓悟本淨元明，性天中力行真忠至孝，為萬靈之主宰，作後學之範模，行己無虧，用心切到，功圓果滿，德貴道尊，拔宅飛騰，萬年不朽。俯視世間，有諸不崇內行，惟務外求者，不可同日語矣。何以故？人心皆具天理，終是未蒙相肯。前輩有云；待汝心正道汝是，恁時方表無瑕疵。細細思惟，敦正孰邪，孰真孰偽，吾鞭不可妄得，勉之勉之。

先生曰：萬法皆空，一誠為實。

先生曰：天立中黃八極，而報無上之本。正謂隔蔽中下界陰濁之氣，不令上衝清虛之境。人之一身，亦有中黃八極，亦是隔蔽下焦穢濁之氣，不令薰蒸心府，所謂隔膜者是也。其世間不忠不孝怨怒諸氣，上至天中黃八極，其氣返而為水旱疾疫之灾，各從氣類感召，可以類推。禍福無門，唯人自召者，此也。惟有忠孝之氣，徑衝清虛之境，如矢中的，至於惡曜，亦為之退舍。

先生曰：奉行道法，皆當平居暇日，存守正念，此即正心之學。正則道在其中，儻不正而用以驅邪，則是助桀為虐，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先生曰：世人積善屬陽，陽氣上浮，積惡屬陰，陰氣下墮。今天上星宿，即世人陽氣也。然三界有善有惡，雖為天星，苟一念不正即屬陰，陰氣自然復墮為人，星殞為石者，所墮之陰滓也。

或問：從古學道求仙，皆言修鍊二字，今淨明教中於此獨略，何耶？

先生曰：吾但聞都仙真君有云，淨明大教是正心修身之學，非區區世俗所謂修鍊精氣之說也。正心修身，是教世人整理性天心地工夫。若上古之世，民

生太朴未散，何用整理？何用修鍊？語言動作無不合道。只緣後世衆生，多是詐詐姦姦，愈趨愈下，一動一作，便昧其心，冥冥罔覺，無所不至。間有慕道者，不就本元心地上用克己工夫，妄認修鍊精氣以為無上真常之妙。所以太上患斯道之不明也，俯告日月帝君，流通此教。帝君復授之都仙真君，必欲後之學者，由真忠至孝復歸本淨元明之境。修鍊之妙，無以易此矣。正是復古之學。所以至胡天師，復申言之曰：貴在忠孝立本，方寸淨明，四美俱備，神漸通靈，不用修鍊，自然道成，信斯言也，直至淨明。要之，都仙真君與胡天師此言不信，何言可信？世俗於克己工夫，多是忽略，別求修鍊方術。殊不知不整心地，只要飛騰，可謂卻行而求前者也。今而斯道大明於世，有識之士能趣此教，可謂一日千里矣。大槩有能忠孝立本，方寸淨明者，自己心天與上天黃中道氣血脉貫通，此感彼應，異時與道合真，如水歸海矣。可不勉旃。

先生曰：天之有文，地之有理，人之有事，三才之道，古今不可誣也。淨明之道，不廢人事，但當正心處物，常應常靜也。

或問：教中有云，天立中黃八極，而報無上之本。八極正口穹霄何所？願聞。

先生曰：所謂報本而後還源是也。無上是道，中黃八極是理，由道而生理，明理以報本，是教中大意。都仙真君昔告我曰：中天九宮之中，黃中太一之景，名曰天心，又稱祖土，乃世間生化之所由，萬理之所都也。其實只是混沌開闢之後，積陽之氣上浮盤亘，其廣八十一萬里，是道理之主宰。世人身心功過，被此光明之所洞照，纖芥圭黍所不能逃散。在人身中，謂之丹扃。所以曰人心皆具太極，一切善惡因果所不能逃，如影隨形者，蓋於上界實相關繫故也。所以學道者，必先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明理之士，自己心天光明洞徹，自是不昧言行，自然不犯於理，絲毫礙理之事斷斷不肯為，只為心明故也，心明則知本性下落矣。既知本性，復造命源。當是時，污習悉除，陰滓普消，升入無上清虛之境、極道之墟，水火風災之所不及，方得名為超出陰陽，易數生死之外。今吾法子，若不自躬行踐履上做起，只講尋常修鍊精氣之術，是謂不明理而學道，却行而求前，縱有小成，亦不能升入清虛之境。所以報盡復來，散入諸趣，可不懼哉。蓋是黃中一關，不曾過得。俗語云：於道理上過不去，何以故？未至天半，諸魔不肯保舉故也。所謂不肯保舉者，只是此人平時念念，愛作昧天理之事，行義不足以服鬼神，私心多，公心少，惡勝善，陰勝陽，終無大成氣象。若以公忠正直仁孝廉明修學者，則可與道合真，上超種民之天，無不成就者矣。

先生曰：凡人家禍福，鮮不由其平日操修所感召，吾曾赴人家約為供真，是晚將及門，遙望有黑覆其屋廬，至則供具已辦。吾告之曰：天真不歆子之

供矣。其人驚問何故？吾曰：世間凶殃惡逆之氣，上衝于天，不能度中黃八極之境，復下為人之殃。今子屋上有黑氣，必因感召而至。其人遂首陳，早起家中有闕牆之事，吾曰是矣。然橫逆非久當至，縱為勉強作供，徒勞而已。因命徹供具，已而數日，果有意外之禍。所以曰和氣致祥，乖氣致沴，無非此感彼應。吾又曾見方冊中有一句云：多用恕心無烈禍，若萌姦巧有奇窮。亦不外是理。

先生曰：《道藏》經云，修學真常之道，玄功成就時，身所行事是十聖智，口所出言是太上旨，卷舒造化，移易陰陽，無施不可，豈小事哉。然則修學之事，一舉足頃，一出言間，不合道理，不合天心，敢望至此地位乎？

先生曰：《道藏》諸經，無非教人捨惡歸善，棄邪順正。所以曰經者，徑也，是入道之徑路。每見世人，不肯力除惡習，克去私己，卻於晨昏誦念不輟，此等聖賢不取，譬能言之猩猩也。我諸法子，要得此心如鏡之明，如水之淨，纖毫洞照，日以改過崇行為第一義，積種種方便，去道不遠矣，勝如念千百卷經也。若不務修德而求道，前程難望有成。所以曰：德是道之基址，道是德之華實。靜心端坐，試目思之。

先生曰：吾初學淨明大道時，不甚誦道經，亦只是將舊記儒書在做工夫，謂如崇德尚行。每念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等言語，發深信心，不敢須臾違背了。至於用心道妙，每到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及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處，便自然知耻。一時感激，不啻如湯火芒刺之在身。便思惟道是：我若悠悠上去，不了此道，未免做先覺之罪人，直是寢食不遑安處。後來庶幾有進矣，感格穹霄，得些樂處，靜而思之，實由當時知耻之力也。

先生曰：吾有三則古語，學者可以佩受。志節要高，毋習卑污，務圖近效。器量要大，毋局棼淺，不能容物。操履要正，毋殉己私，隨邪逐物。

先生曰：世間粗心學道之人，常說自己無有不是處。豈有此理。但是未嘗靜定思惟。若將細細比較他古人成就者，是爭多少階級。所以某常說，人不能自謙，何可望其有進。

先生曰：昔蘭公真君有云，孝至於天，日月為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為之生；孝至於民，人道為之成。大哉孝乎。世人但能以孝道二字，常蘊在方寸內，則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忿亦漸消，欲亦漸寡，過亦能改，善亦能遷。人道備矣，然後可以配天地，曰三才。若不能以孝道自牧者，俗語謂之不做人，又曰為人不了。

或問：正心之學，審能行之足矣，奚用道法為哉？

先生曰：此語中古之世則可行也。若去古既遠，人心澆漓，如魯論一書，先聖所言多未曾行，獨以子不語神藉口，其流弊至於無所忌憚、不知罪福、謗無因果者多矣。又以天理作門庭，人欲為行徑，適足為本教之累。人心受病既深，道法乃其針砭。所以古人道是：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心過難。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思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由是觀之，治人心過，非神不可，道法豈容廢哉。

先生曰：忠孝居百行之先，中黃為大道之祕。凡我弟子，皆當修身慎行，然後推以濟物。不然，驅役鬼神，徒增罪戾耳。

先生曰：天下道理最大，此前朝賢相之言也。以愚見觀之，世間至甚靈驗，亦無如道理，以理由道生故也。順之則吉，背之則凶。每見曲味道理之人，或大言無當以尚氣，或陰險私邪以求勝，亦何所不極其至哉，人力莫之能敵矣。但造物者好生地，不放過他，縱被刑辟，難免鬼誅。豈造物者不仁邪？良由彼輩自作自受之耳。

或問：淨明法中，驅治尚殺伐否？

先生曰：大凡行法之士，未消得峻責鬼神，且要先淨除了自己胸腹間幾種魑魅魍魎，則外邪自然息滅矣。所謂魑魅魍魎者，只是十二時中貪財好色，邪僻姦狡，胡思亂量的念頭便是也。勦除此祟，先要勇猛決烈。無上之道，因此成就，況行法哉。所以道是：能治內祟，方可降伏外邪。若是不能清蕩內祟的人，縱有些來小去靈驗，天心終是未印可。更思異時身謝之後，卻有執對的事來也。

或問：淨除邪念，有何法度？

先生曰：這箇卻在念頭幾微上工夫。如何是幾微？譬如惡木萌蘖初生時便要根剷卻。若待它成長起來，枝葉延蔓，除之較難了。《易》曰：履霜堅冰至。言履霜之初，要防備後地有堅冰陰氣轉盛時。所以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先生曰：此教法大槩，只是學為入之道。淨明忠孝，人人分內有也，但要人自肯承當。入此教者，或仕宦，或隱遯，無往不可。所貴忠君孝親，奉先淑後。至於夏葛冬裘，渴飲飢食，與世人略無少異，只就方寸中用些整治工夫。非比世俗所謂修行，殊形異服，廢絕人事，沒溺空無。所以此學，不至潔身亂倫，害義傷教。

或問：道法舊用奏申文字，今只上家書，無乃太簡乎？

先生曰：古者忠臣孝子，只是一念精誠，感而遂通。近代行法之士，多不修己以求感動，只靠燒化文字，所以往往不應。蓋惟德動天，無遠弗屆。今此

大教之行學者，真箇平日能懲忿窒欲，不昧心天，則一旦有求於天，舉念便是。若平時恣忿縱欲，違天背理，一旦有求，便寫奏申之詞，百十紙燒化，也濟不得事。異時法子，行持精熟時，但是默奏，自有感通。家書不須亦可。自迄今古以來，仙家化人，多尚經章符咒之屬。今淨明大教之興，劈初頭便是壇記壇銘，道說法說，高文大論，總名淨明忠孝之書。每用儒家文字開化，何邪？此是教法變通處。經章符咒開化亦久矣，儒家往往視為虛無荒唐之論。今此都仙真君，以實理正學更新教法，緣仙材法器，貴得明理之士，相與拯世度生，仰贊化育，所以示此也。

淨明忠孝全書卷之三竟

淨明忠孝全書卷之四

淨明傳教法師黃元吉編集

嗣派弟子徐慧校正

玉真先生語錄外集

先生曰：入吾忠孝大道之門者，皆當祝國壽報親恩為第一事。次願雨暘順序，年穀豐登，普天率土，咸慶昇平。

先生曰：龍沙記，都仙言之千年之前，具載豫章職方乘，流傳至今，三尺童子莫不知之，非駕空無根之論也。龍沙自至元壬午生洲，綿亘豫章江心，非荒唐無驗之說也。本淨元明，心學之妙，課忠責孝。大教之典，不離日用常行之道，非幻譎怪誕之術也。真是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學者勉乎哉。

或問：都仙真君化生之事，可得聞乎？

先生曰：都仙於開闢之後，實稟太陽餘氣而生，猶木星之有紫炁。其三生之前，降神母胎，所以母夫人夢吞赤鳥之精而孕，後世誤傳金鳳銜珠也。生而不凡，長而學道，內鍊已成，陽數告終，是名曰死。及再現世間，則不假父母遺體矣。積修至道，內鍊益明，又復蛻形者，示民有終也。暨三生出現，

則正當吳赤鳥二年，建元改號，有開必先，仙身住世，內鍊轉轉明淨，及上昇之後，在天為星，所謂本體圓明，形而上者。又曰：傳說騎箕尾者，即此之義也。

或問曰：昨承師教，以都仙真君三生出現，不假父母遺體，審如此，緣何又有仙眷？

先生曰：都仙三生出現時，內鍊已成，不比凡夫中陰之身投胎。中陰投胎者，全假父母精血而成。仙身托胎者，純陽之體，聚成形，散成炁，借寓而已，所以不侗常人假父母遺體也。出胎之後，依然冠婚仕宦。蓋借此示現，以明人倫，以行忠孝。所以有父母妻子之屬，孝廉之舉，縣令之除，仙身示現凡身，焉得而無眷聚哉。

或問：都仙真君拔宅飛昇之事，有之乎？

先生曰：非謂血肉之軀，厨宅雞犬，高入九霄也。蓋得道之士，鍊之又鍊，內鍊既精，陰滓消盡，通體純陽，聚則成形，散則成氣，飄然上征，輕清者歸于天，無可疑者。若論厨宅雞犬，則主人道果既圓，自有神物挾之而去，止在海外諸洲島間耳。

先生曰：雷霆者，陰陽二氣耳，卻有善惡二神主之。陽氣為雷，陰氣為霆。雷有聲，霆無聲。雷性善，霆性惡。雷好生，霆主殺。凡令陰霆擊物者，非必一一出於上帝諄諄然命之也。蓋世間惡類不善之氣，自然感召。如人之不忠不孝，物之蠹害元氣者，肅殺之機，不能容隱。其陰氣既降，渣滓不能復升者，在地成形，謂之雷斧者是也。蓋陽雷之動，專主發生啟蟄，陰霆之動，專主傷殺焚擊，亦各從其類耳。所以霆擊之所，雷必給水，愈人之疾，亦是神物將功補過，不失好生之德。凡霆擊物，本處不覺，而遠聞霹靂一聲，乃是陽雷攝上陰霆之氣，緣此二氣不可須臾離故耳。如鍊靈砂，其硫黃稟太陽餘氣，水銀稟太陰餘氣，二物凝結而成，凡鼎之爆裂者，實硫黃為之也。硫黃一動，水銀即隨之，亦陰從陽之義，與陽雷攝陰霆之意等耳。

或問曰：先儒言雷霆，只是陰陽二氣凝聚，奮擊而然，言亦不及雷車、石斧之屬。何以道教中卻有雷神姓名，服色不一，果有之耶？果無之耶？願釋其疑。

先生曰：皆是也。吾聞大道之全，有渾然，有粲然。今夫雷霆，一陰一陽，其原實出先天之道，所謂渾然者是也。朱子有云：未發之前，氣不用事。若誅擊世間不孝惡物之類，則實有雷神奉行，所謂粲然者是也。若帝武乙，慢天獵河謂之閭，而遭震死，則見之史矣。今天動咸，必彰周公之德，則見經矣。渾然者，先天之道。粲然者，後天之氣。譬如王命征討不庭，穆清所出，此乃氣才用事之時。祇是綸音，初未見行陣之類，比似渾然之道一般。綸音纔發出去，則將帥、旌旗、士馬、戈甲，頗臨彼境矣，非粲然乎。又如發蟄行春，驅龍降雨，推此亦可知大概。真儒抱先天之學，只認著渾然之道，談多不及後天之詳。非不知也，特不言耳。後天法家，只認著雷天將之屬，無非粲然之氣，有時開佗，雷霆起處，多是漫不加省，箇中惟有曾踏上頭，關的親見過來也。先天後天，渾然粲然，無有不是。又曰：乾為天，降而為露。坤為地，升而為霧。一升一降為甘露。艮為山，山藏雲。震為雷，震動發生萬物。巽為風，風生巽位。離為火，故有雷。坎屬水，出霆而行殺伐。兌為澤，金生水，雨部屬之。

或問：陰陽二氣化形之理？

先生曰：陰搏陽激，發而為雷。陰凝陽流，走而為電。陰弱陽盛，起而為

風。陰盛陽弱，聚而為雲。陰陽升降，蒸而為雨。陰陽舒和，降而為雪。陰否陽潰，飛而為霜。陰散陽泰，布而為露。升降不能，化而為霧。陰陽不暢，結而為雹。淫水為霓，淫火為魃。

或問：世間有一種不務德行之士，行道法則符將顯驗，此理如何？

先生曰：此輩是宿生曾於道教香火中積累功緣來，故今生受此報答。雖然，若更能崇行而知道，方謂之不朽功能。若不理道德，則不過一期適意耳。異時身後冥冥中，事緒亦不少矣。

或問：淨明法中符命，何其簡而又簡也？

先生曰：符者，契合之義。先天符命，下筆多尚輕清，又不須執泥篆文糾結者方謂之符，此中作用契合於道便謂之符。所以符同，不過直書四字而已。用至圓象時，所謂元炁歸根，神力最重。凡所到處，陽道勝陰，如日消冰。所撓者摧，所觸者破，視生意露在芒端者有間矣。

或問：周程朱張諸儒，先著書立言，多是力闢虛無寂滅之教，何邪？

先生曰：彼皆天人也，皆自仙佛中來，以公心為道，故生於儒中救世偏弊耳。大概三家之學，皆是化人歸善，世間皆闕不得。但二氏之教若過盛，則於綱常之教未免有所傷。如乘舟之偏重，則須移身而正之，舟平始可，行道亦猶是也。又二氏真人真僧，則皆是人欲淨盡，純然天性。奈何如此者少，末流之弊每多。真儒於是乎出以實理正學，而振飾之。既振飾已，倏然而逝，復歸天人境中矣。

又問：何以見得是天人？

曰：但看他剖析太極之妙處，便是學有所得的人，非天人而何？若道諸先儒，就裏無自得之妙，周子如何作出太極圖與《通書》？程子如何註《易》恁地合道？至如邵子《皇極經世書》，全是百原深山中靜坐工夫發現出來。晦庵南軒之註《四書》，皆是退有所據的人。象山若無所得，如何做得一代宗師？臨終祈雪一事，尤為奇特。若是杜撰漢，如何服得天下後世人心？要知真儒都是戒慎恐懼中做將出來，親見道體後說出話來，真是俯仰無愧。

又問：今說諸儒是天人，有何所據？

曰：謹按蜀本青元真人所註《度人經》云：三界之上，四種民天，多是歷代聖君賢臣居之，如羲文周孔之徒是也。浩劫交周，鴻濛開闢，此諸天人降生人間，開物成務以教民，庶為民之種，故稱種民。舊見《林侍宸傳》，一日入朝，見元祐姦黨碑，司馬光、程頤等諸名賢姓名皆在上。林公向之稽首，上怪，問卿何故作禮？林曰：時相輩捐為奸黨，臣等見之多是星宿之名。又如康節臨終時言，吾夢旌旗鶴鴈，導吾行萬山中，吾神逝矣。晦庵亦自是武夷洞天神仙，出來扶儒教一遍，晚節盤桓山中，文墨可見。紫清白玉蟾亦甚加敬，贊其



遺像有云：皇極墜地，公歸于天，武夷松竹，落日鳴蟬。又云：兩楹之夢既往，一唯之妙不傳。晦庵亦曾註《周易參同契》，來多與鐵柱宮道士傅雲庵談道，有詩贈云：到處逢人說傅顛，相看知是幾生前，直携北斗傾天漢，去作龍宮第二仙。至今手澤遺像留本宮種德堂。然諸先儒語言文字中，止塞抑遏之辭，隱然是世道之福，二教之福。時人不覺，爾靜思方見得這道理出。

又問：世間止存儒教，可乎？

曰：是何言歟？若二氏之教可滅，則天滅之久矣，何至今日？後之學者，凡見先儒言語文字，要體認得大意，是振飾世教，不必膠柱鼓瑟，泥其文辭可也。且宜泯默自修為是。間有未量己之德行，望見先儒言語，於是極口觝排，何如貼身且看自己生平，於事先奉親分上，無欠缺否？能自拔於利欲之中，實如古人冰蘖自處否？能不愧暗室屋漏否？若踐履事事是得先儒了，又須念周程張朱輩，皆是再來的人，皆是有福的人。我未能然，不可更添言語也。大凡人自己本來福積不厚，肆口又無忌憚，愈見薄福去。要見薄福的證驗，平生數奇多忤，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處便是也。福薄後業愈重矣，業重則再出頭來，面目又別了。大概仙佛自是累劫修積大福大德之人，於救世護生不可謂之無功，未庸輕議之也。其實世間聰明之士，無惜自修，其本進進不已，到得聖賢地位時，點頭一笑，方知吾言之不妄。

先生曰：釋氏警策有云，父母不供甘旨，六親固已棄離。不能安國治邦，家業頓捐繼嗣。如此看來，出家之士甚有濟河焚舟氣象矣。當作如是思惟，退步則其舟已焚，進前自應努力。所謂努力者，精持戒行，一心在道。或勤勞材幹，香火功緣，他時自然有好收因結果。若不能思惟策中四句，猶且耽酒嗜肉，好色貪財，與下俗無少異，熙熙度日，悠悠一生，不覺不知，尖檐兩頭脫也。何況不耕而食，不蠶而衣，日受人天供養，全無慚愧，不知補報。卻是樂中受了，苦中還佗，惡境臨身，悔之何及。細細思之。

或問：祈禱亦有卒無感應者，何耶？

先生曰：雨陽關係天地間生意，至誠求請烏得不應。若平日操修涵養不能上合天心，一旦欲求其應，不亦難乎？人事盡時，天理自見。

或問：諸家鍊度，動是百十道符，完形續體。今淨明只是鍊度一符，無乃太簡乎？

先生曰：至道不煩，只是以善化惡，以陽制陰，收萬歸三，收三歸一二鍊消陰滓，身淨自然化生。每見後天之法，不曾究竟得一箇大本領，搬出許多枝梢花葉，徒為己墮之魂，重添許多妄想。淨明先天之學，只要了得核中有箇仁，仁中有一點生意，藏之土中，春氣纔動，根生幹長，都出自然，豈曾見天公親刻枝葉也哉。又曰：夜靜則陰靈易達，日陽則地祇難通。事關幽冥，須用靜

夜。

又問：教中鍊度之法，簡切之妙，既聞命矣。但一暘之義，可得聞乎？

曰：混沌之初，譬如一滿甕中，純是濁水相似。澄湛既久，輕清上浮，重濁下沈，天地分矣。上下纔分，便有一點真陽生於其中，名之為日者是也。據某看來，自古及今，天地之中只是一點陽光為之主宰，足以鎮世。所謂陰者，不是別有一物，只是陽之影耳。所以道是陰從陽，又道是陰陽不須與離。經云：太陽真精，為萬物祖。又云：月本無光，望如黑鑑，日滉水光，映以為明。又經云：月待日明。亦是此義也。又云：九陽之精為日，十陰之精為月，日月之精，和合為星辰。以此觀之，星月皆受日之光，見得天地間分明，只是一點陽光為萬物，主宰。但舉一暘二字，則星月之光皆在其中。若說三光，則涉支離分散。若舉一暘，則是歸併底說話。木本水源，歸根復命。元氣聚一，豈不妙哉。

又問：何不只寫陰陽之陽字，今寫日傍暘字，是取何義？

曰：按韻註，暘是日出，又是日氣。蓋為一切幽亡魂類，當初眼光落地時，全體歸陰。所以曰幽關，又曰長夜，受諸苦惱，不睹光明。故今而受鍊者，仰承陽光照射，譬如更闌昏黑，忽睹海角光生，萬物精神相照。又如積雨開霽，人情自然舒暢和悅。所謂日出者，此也。若頻頻受鍊者，積陽自生溫暖之氣，一如寒谷回春，雪消冰解，草木群品萌芽進發，生意盎然矣。所謂日氣者此也，一暘鍊度其義如此。

或問：前云陰是陽之影，果爾陰中有主宰之神也無？

先生曰：陽有陽之至神，太陽上帝是也。陰有陰之至神，太陰皇君是也。烏得而無主宰聖人，尊陽貴陰，蓋以此義。

又曰：但是人身之影，亦有神道。書言人影益炬，可數至九。數九影之神，亦各有名。古者有相人影濃淡，知貴賤壽夭，有艾灸人影療病者。又如蠱虻之類，皆射人影而肆毒者，烏得無神。

又問：兩曜中間，日烏月兔，是取何義？

曰：日體外陽而內陰，月質外陰而內陽。日中金烏實表陽中之陰，月中玉兔實表陰中之陽。所以曰坎離之精，互藏其宅。余昔面受都仙之旨，教令作鍊度火符，先於圓象中心著一墨點，水符，先於圓象中心著一朱點，正取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之義。所以經云：玄烏縞兔，交以天精。蓋表陰陽生生不窮之妙理也。

或問：淨明告斗之法，何為不設斗燈？何為符命絕少？

先生曰：汝知星斗之所出乎，太極一真之源也。由太極而生陰陽五行，天賦人受，謂之建順五常。經云：日月五星，謂之三光，其配屬者，謂之大魁七

元，陽明貪狼，陰精巨門，即是日月，其餘五星，即屬五行。七曜大明，彰示萬方者，只是天地中間二五之精，卻皆屬後天，返真還元，同歸太極，而歸無形，是為淨明大道，先天之宗本也。所以通真達靈，貴在得氣之先。今向淨明二曜，九氣之燈，焚符所告者。昔都仙真君有旨云：此名先天之斗，蓋指太極而言也。譬如尋流沂源，著衣舉領。先天之法，貴乎簡者，就發端處用工，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雖然，若不知自己身中中黃太乙之妙，又焉能感動天心北極也哉。若只靠存想之繁，符篆之多，吾但見其神離氣散耳。一真之妙，竟復何在？以是觀之，若無本領之士，此法亦未易行也。

或問：都仙真君斬蛟之劍，可得聞乎？

先生曰：道劍也，智鍔慧鋒，實出一氣。未發之先，寂然不動，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既發之後，形而下者謂之器。如星殞於地而為石，霆所擊處有遺斧，即陰氣之渣滓。今廬陵玄潭觀所藏之劍，非鐵非石，長不踰尺，實智鍔慧鋒之渣滓也。

或問：世傳都仙真君役鬼工鑄鐵柱之說，有之乎？

先生曰：神道設教，普化下根，其實只是地之精華融結成形。其出現也，有應驗，有時節。當時都仙道果圓成，天地之氣無不應驗。此柱非假鎔鑄，自然出現，以鎮壓一境耳。如魏青龍年，張掖柳谷口水溢湧寶石者，為晉世之開先。唐貞觀中，源州松昌鴻池谷中，忽湧五石青質白文者，昭李氏之靈祚也。

先生曰：參學之士，親書誓詞，投吾為師，吾為奏聞都仙，轉奏上天，普告三界，依法付度。不須申奏文字，醮謝不限定儀，不得舉債泛費。

淨明忠孝全書卷之四竟

淨明忠孝全書卷之五

淨明傳教法師黃元吉編集

嗣派弟子徐慧校正

玉真先生語錄別集

或問：太上未形口訣，群仙未著丹經以前，昆蟲草木皆知變化，若墮言詮，轉沒交涉。切聞教中有所謂淨明忠孝之書，毋乃支于說而費于辭乎？

先生曰：吾教中有大中至正之道、千聖不傳之祕、出於言語文字之外者，子亦嘗得聞乎？夫書之行也，乃權法也，非實法也。實法者，一而已矣。何謂一？太上之淨明，夫子之忠恕，瞿曇之大乘，同此一也。推而論之，帝譽之執中，堯之允執厥中，舜之精一，禹之洪範，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純亦不已，伊尹之一德，孟子之養氣，子思之中庸，皆此一也。立言雖殊，其道則一。聖人知道之不可言，而因言以顯道，知道之不可傳，而因心以契道。其曰抱元

守一，窮理盡性，明心見性，為未忘心法者，言也。唯吾淨明大教，先聖後聖，以神合真，以心契道，不墮言詮，不落法塵。其所以流演密義，以言為倡者，亦豈得已而為之，政欲使學者，從博而約，從修而證，回後天而先天，復有名而無名，符淨明無為一也。到此時，則聖人之權法，亦猶經者徑之義也。

先生曰：人心之動，因物有遷，當於物接之初，返觀以遏其源，所謂復也。凡物之理，動無不復，雷轟風動，興行萬變，終歸於寂，乃其本也。

先生曰：無極者，即太上所謂谷神，言其體也。太極者，即玄牝，蓋言其用也。谷虛而善應，神靈而無方，以至靈之物，藏至虛之所。能如是矣，則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玄牝之所以為天地根也。

先生曰：大道生我於無，置我於虛，确然一靈，根於太始。故視而可見者，色也。而求其所以見色者，不可得。聽而可聞者，聲也。而求其所以聞聲者，不可得。夫人之耳目手足，皆形之於有，必藉其中無形者運之，猶虛空無形，以萬物之形為形是也。惟無也，故能包萬有而無餘，以成大道之體。惟有也，故能顯一無之妙，用以成大道之功。

先生曰：道寓於物，混成無間，此常道也。道散於物，辯物制名，非常道也。無極而太極，太極而兩儀，兩儀而五行，自無而之有，一本萬殊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自有而之無，萬殊一本也。唯反身而誠，復歸於一，則萬物皆備於我矣。

先生曰：淨明先天大道，原於一炁。一炁運行，晝夜不息，周流升降，物資以始，此形而上者，天也。大塊流形，盤礴厚載，洪識高下，物資以生，此形而下者，地也。道立其中黃，法布於八極，一正八治，天清地寧，此中立於兩間者，人也。天地萬化，人民品物，自生自化，自存自亡，昭然一理，孰為主宰。向非淨明以忠孝立教，扶植綱常，則彝倫教而生理息矣。雖然，志學之士大忠大孝，根於天性，安而行之，不勉而中，則我淨明之教，無一字可傳。迨乎時丁叔運，世鼓澆風，有為者萬殊千致，故太上推好生之德，憫人生之不齊，不得不彰其法耳。都仙真君曰：上士以文立忠孝，以言為天下倡。所謂文，所謂言，乃縛律也。使中人以下守此律，以不失為君子，而中人以上，自是以上達也。果能如是，又當以斯道參贊化育，推以及人，故有祈晴禱雨，治病驅邪之法。凡法中一符一印，皆陰陽之靈文，天地神明之信也。體之則一字不立，用之則萬法皆通。凡我法子，臻精真之極者，當於未舉筆以先體究，一念纔動，便屬後天。蓋天人相與，靡間一息，至誠所感，如矢中的，所謂至誠一念未動以先是也。凡有投詞，當屏除衆務，澄湛一真，則行事之時，縱橫妙用，無所不通，符印云乎哉？所謂斂之方寸，太極在躬，施之萬事，妙用無窮也。

先生曰：都仙玉真教主先生，於宋紹興辛亥間，授經於何真公等。有曰：下士呼符水，治藥餌，己人之一疾，救人之一病，謂之功，非功也，道家方便法門耳。吾之忠孝淨明者，以之為相，舉天下之民躋於仁壽，措四海而歸於大平，使君上安而民自阜，萬物莫不自然。以之為將，舉三軍之衆，而歸於不戰以屈人之兵，則吾之兵常勝之兵也。以吾之忠，教不忠之人盡變為忠，以吾之孝，教不孝之人盡變為孝，其功可勝計哉。

又曰：上士非必入山，絕人事、去妻、入閒曠、捨榮華，而謂之服鍊。當服鍊其心性。心明性達，孝悌不虧，與山澤之癯童者異矣。忠孝之道，非必長生，而長生之性存，死而不昧，列於仙班，謂之長生。有曰養炁延年者，特未得其一二耳。君子之致乎道者八，八寶是也。比干死諫謂之忠，大舜終身謂之孝，善卷殺身謂之廉，南容復圭謂之慎；榮期安貧謂之寬，顏回簞瓢謂之裕，叔度洪量謂之容，公藝恕己謂之忍。如是之人，位列仙班。後世失道之人，不忠不孝，以亂其國家，國家敗，無所容身，乃假名入山學道，是捨廈屋而入炎火也。子不見乎，民之不忠，天生聚斂之臣，子之不孝，婦產敗家之孫。又有曰：上士以文立忠孝，以言為天下倡。中士以志立忠孝，以行為天下先。下士以力致忠孝，以身為衆人率。如此則淨明院注籍昇仙，而忠孝之道終矣。

先生曰：塊桴土鼓，汙尊壤飲，禮樂存焉。故有無聲之樂，無體之禮，樂之鐘磬，金聲而玉振之也。修齋設醮，必擊磬以格天神，鳴鐘以召地祇。始終調理，貴在和澹。和而躁心釋，淡而欲念平。如是則心正意誠，合乎無為，故與天地一。今人未明此理，叩擊音聲，務求宏厲，慆埋心耳，令人欲動情勝，宜其天人間隔矣。又化財設供，不過表誠，貧士志誠，酌水亦可。所謂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故曰大音希聲，大禮必簡。

先生曰：科法中建齋行道，只是積誠，以期醮祭之時，天人響答。每見朝醮行事太煩，及至祭享，則齋主法衆誠意已怠。修齋之士，可不審之。

先生曰：道不可名，所可名者物而已矣。道不可傳，所可傳者教而已矣。雖然，道在天下未嘗無名，未嘗無傳。道之有名，如殘朴以為器，凡器之中，有形而上者存焉。道之有傳，如大鈞元氣行於四時，萬物各遂其生，凡物之生，有執其機者焉。吾淨明大教，推本太上，究其言詮，則精一執中之旨。正一斬邪，三五飛步，先天五雷，一暘鍊度，皆可名可傳之大者也。求道之方，雖不在是，亦不外是。

先生曰：今人無德有道，未戒先齋，可謂抱薪救火。

先生曰：性猶日也，身猶月也。星家以人所生之時，推日出之時為立命，即我之性也。以月之所在為安身，即我之身也。身命稟炁，自相依附，何也？日之所寓為月，性之所寓為身，人性之靈明知覺，非父母之靈，乃自性之靈

也。其未生以前，精爽遊揚太空，去來無得。纔出母胎，則此性欬然感附，而身命不相離者，亦猶月之生魄，必先與日相會，謂之合璧，此欬然感附之時也。月本無光，附日以明。日之光明，即我性之靈明也。以日之遠近，為月之盈虧。月之盈虧，即我之生死。

生生曰：天命流行，化育萬物，無非道也。日月星辰，昭布森列，無非經也。雷轟霆擊，霜清雪明，無非法也。細而幽林鳥噪，碧澗魚跳，雲片翕張，瀑聲嗚咽，如是景象，無非示人入處。故復卦以動之端，為見天地之心處。

先生曰：上古之時，陰陽和暢，風雨順調，民物阜康，鬼神不擾，皆是太和之氣感召，亦大人過化存神之效也。

先生曰：忠孝者，臣子之良知良能，人人具此天理，非分外事也。若以為有德於君父，而鈎名邀譽，是亦華士元、少正卯之流耳。

先生曰：處臣子最難之地，而能通乎權變，以成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大舜比干是也。故申生之待烹以成其恭，非不孝者，而獨稱舜，不陷父於不慈也。微子之去殷以存宗祀，非不忠者，而獨稱比干，能全臣之大節也。臣子之忠孝，而身不免乎戮，有幸與不幸也。大舜、申生、微子、比干，易地則皆然。

先生曰：物理之相感，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燧諸水火，穹壤匪遙，磁石引鍼，隔得潛通，知法家之符印為燧諸，而一己之靈為真水火，則可與語道法矣。非惟物理為然，人亦有之，其母齧指，其子心動，此氣類之相感也。

或問：儒家是有為之學，道家是無為之學，儒家之用是範圍天地之內，道家之用是超越天地之外，此說可得聞與？

曰：子未知有為之學，又安能知無為之學哉。

或問：淨明大教，始於忠孝立本，中於去欲正心，終於真至淨明。然息心甚難，況日月之間，天理人心互為雄長，為之奈何？

曰：前念為念，後念為照。念起不著，淨心守一。但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凝空心，不凝住心。湛然常寂，是名空心。止動歸止，是名照心。寂照兩全，洞合道源。淨極明生，玄之又玄。

先生曰：寂然不動是無極，感而遂通是太極。無極者，淨明之謂三界上者也。然天黃大陽，即天界之無極，昊天上帝為太極。地黃太陰，即地界之無極，后土氏為太極。人黃丹扃，即人界之無極，盤古王為太極。又萬物之中，各具太極，非知道之深，不可語此。

先生曰：喜怒哀樂不失於正，於道無傷，但須發之各有攸當，不致乖戾耳。

先生曰：雷祖者，神霄九宸之無極也。九宸者，雷霆之九炁。九司者，九宸之餘炁耳。

先生曰：今奉新縣浮雲山華林八百洞，政為龍沙八百弟子而設，即八百群真之總會洞也。洞主乃太上老君，今稱李真人，又稱李八百。又云：日行八百里，壽至八百歲，其說皆非。自天地開闢以來即有此洞，以待後之列仙也。

先生曰：世傳《石函記》、《金鎖記》及《醉思仙歌》等類，皆非真君所作。真君之文，無非發明忠孝之道，學者審之。

先生曰：弟子授受之後，當秉孝誠，具列上世亡名，投師超度。或自行鍊法，是亦報本也。詳見一暘鍊度法中。

先生曰：吾淨明大教，示人以簡易之理，而人猶難之。甚矣，道之不明也。學道之士，當篤信心，萬一懷疑，便有窒得。己且昏惑，何以明人？夫天與之而不能守，守之而不能行，是棄天也。自卑以求幸其言，自鬻以求售其學，是褻天也。棄天褻天，是謂背道。凡我法子，戒之慎之。

淨明忠孝全書卷之五竟

淨明忠孝全書卷之六

淨明法子玉隆陳天和編集

廬陵徐慧校正

中黃先生問答

或問：奉道之士，居處端莊，齋戒沐浴，以崇香火，可得謂之淨乎？

答。愚聞之師曰：淨不染物。如上所問，是謂外貌之淨。然就裏必索要淨，方謂之內外交養。大概無別說，只要除去欲念便是淨。就裏除去邪惡之念，外面便無不好的行。檢前輩云：通身要得無枝葉，先向根頭下一刀。其次要懲忿。據愚見觀之，忿亦只是欲，以其有意必固我，非欲而何？淘汰到無的田地，卻是公心也。公能生明，所以曰欲淨則理明。但靜觀人，被一私纏繞的，則胸次之理頓昏矣。尚且對人爭辨曰，我是公心，殊不知衆心以為不公矣。只我自己道是公心，怎濟得事？夫心如何肯印可？又有人雖自信是公心，行事往往發揚有過當處，言語有不節省處，俗語謂之無良，公道名稱便不中聽了，以其縱不貪利亦是貪名。又有是假公行私的，皆不合聖賢之道，不合天心。用得多了，積得久了，後地卻有不美的招感上身來。何如遇事觸物時，平心定氣說出公道話來，則人心自然畏服，不肯為非矣。但涉忒做作處，便是不美。若能方便，以理化導，是省多少氣，亦且上合天心，無欲故淨，於此尤可信。學到此時，方得謂之能淨。

又問：遇事接物，必洞燭善惡邪正、是非曲直，可得謂之明乎？

答：愚聞之師曰，明不觸物，此言極有味。如前所問明矣，未極明也。

若為己之學，洞燭此理，但行善的正的，是的直的，道子固是不差池了。若待他人之道，洞燭其惡的邪的，非的曲的，不隨他轉為是。此外，不宜發明太盡，惡訐為直是也。但當生大慈憐憫的心，方便譬喻，引之歸於正道，不可則止，毋自辱焉。若忿嫉于頑，極。攻之，則是與之脩怨矣，何取其為明哉。先覺有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大言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豈是明哲保身之道？似此固能洞燭眼前，而未能洞燭未來也。故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學到此時，方得謂之能明。

又問：生平未嘗仕宦，無致君澤民之事，雖有忠心，將何所施？

答曰：是何言歟？如此，則人人必仕宦而後用心於忠乎？師曰；人之心君，為萬神之主宰，一念欺心即不忠也。大概仕宦之人，固當以政君澤民行事。不仕宦者，亦合念念在於不欺心、不昧理，緊要處先自不妄語，始能如前哲所言，方免為不忠之人。為學至此，方謂之能忠。

又問：事親之禮，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口體之養，無不盡心，可得謂之孝乎？

答曰：此是孝道中一事耳，當知有就裏的孝道，不可不行持。大概吾身是父母遺體，但向行住坐臥十二時中；善自崇護，不獲罪於五藏，方可謂之至孝。有一種人心，不尋思公忠正直、仁孝康明的所為，每朝每日，念念憂奸邪刁譎、澆薄險惡、千鬼萬怪，惟務坑陷虧負他人，這是獲罪於心藏。蓋是邪穢奸狡之念，自瀉靈臺多矣。若能醒覺，急忙盪滌，與之更始可也。又有立心雖稍良善，卻不肯講究衛生之道，飲酒無算，廣殺物命，滋味求奇，不知節約，遂致病生，這是獲罪於脾藏。又有色欲偏重，亡精滅神，至於殞軀，這是獲罪於腎藏。又有立心雖然公正，情欲亦自澹泊，然而嗔念獨重，動不動是使血氣，多不中節，甚至一朝之忿，忘其身教。《藏》有云：嗔怒無節，令人心昏目亂。醫書云：盛怒傷肝，謂肺主氣，使肺金剋肝木，令肝不攝血，疾病生焉。這是獲罪於肝肺二藏。大概恣忿、縱欲、昧理，三者於五藏皆有所傷，而於本藏為尤甚。凡獲罪於五藏的人，皆是破裂元氣，作撻身己，不行孝道的所為。靜思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言語有忝多矣。所以曰，不得罪於五藏，是名能孝。此外卻要理會得收放，心存夜氣，方謂之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即是窮取生身受氣初的工夫，脩學至此時，卻是最上品的孝道。然不能養親，不能正心，不能惜身，但對人言我能窮取生身受氣初，便是孝道了，是謂不修人道而脩仙道，後地成就未可必，而先獲罪於所天矣。當知九霄之上，豈有不淨不明，不忠不孝的神仙也無？如上能淨能明、能忠能孝四事，學者努力進脩，得到這地步，又當知向上有真淨真明，真忠真孝，不可不知，不可不行。若能深明性地，不染一塵，動靜俱定，應酬無傷，是名真淨。澄湛心源，冰壺水月



，映徹萬象，寤寐恒一，是名真明。不黍稷犧牲，惟不欺為用，小心翼翼昭祀上帝，是謂真忠。珍畜元氣，深知天命，長養道胎，繼續正脉，是謂真孝。如上行持無忝，庶幾踐形惟肖，方謂之真人。

敢問真人之義云何？

答曰：真者，一真無偽。人者，異於禽獸。淨明教中所謂真人者，非謂吐納按摩、休糧辟穀而成真也。只是懲忿窒欲，改過遷善，明理復性，配天地而為三極，無愧人道，謂之真人。

問曰：踐形惟肖，此不過儒家之說，是脩人道之工夫，至於脩仙道之要，是同是異？

答曰：吾當為詳言之。大凡人生天地間，恰如印下一箇模子相似。又如蓮房有子，中含藕根荷葉，具體而微。今夫人頭圓象天，天一也，乾陽之數奇，人皆一首。足方象地，地二也，坤陰之數偶，人皆雙足。須彌山為天地骨，人有脊梁骨象之。泥丸居頂，象大羅天宮，兩眼象日月，三焦象三界，五藏象五嶽，大小腸象江河，心有七竅象七星。中天北斗七星，是二氣五行之總會，賦予人身，為健順五常之性。臍居下，表風輪水淵之境。小水出乎前，表水歸東南海。大腑居其後，表酆都牢門向北。按經云：酆都在下方癸地，處穢濁腥黑海中，所以人間獄門皆作園扉。古人制獄者，蓋有所祖。又曰酆都之山，日月光所不照，人兩眼亦不及見其後。人身如此，可謂稟質陰陽，肖貌天地者矣，可不自重乎？姑以形軀言之。人當靜坐時，正其衣冠，不動聲色，首體端直，坐如矻石，則一身鎮靜，肖象乾坤，是有多少尊貴處。若輕浮躁動，偃仆欹側，動股搖身，坐不安席，是有多少寒賤處。是豈有志踐形惟肖者哉。形軀既能嚴整，行正坐正，睡臥亦端然。又當思惟一身之中，有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實不離乎中黃丹扃也。能默悟此道而篤行之，即是能充其形矣。凡能如此為人者，云為中不昧本性，議論中皆有元氣。

問如何是不昧本性？

一舉一動作有義事。

如何是皆有元氣？

口不忘大中至正之理。

問：亦有人不理前語者，如何？

法子讀書明理，聞見此語而不自重自愛者，可謂不紹家業，又謂之自外。造化卻怎弄人。康節云：還知虛過死萬遍，恰似不曾生一般。然造化實未嘗相外，何以故？但看順理而行者，自有無量福德。背理而行者，自有無盡憂苦。由是觀之，立身穹壤間，父乾母坤，豈可不思踐形克肖也哉。

或問曰：孟子有云，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窒欲之義，願聞何如？

答曰：道書云，人生十六歲為春，十六歲為夏，十六歲為秋，十六歲為冬，通成六十四歲，以配六十四卦。當春夏之年，體春元夏亨之義。元者始也，元氣渾淪，宜善保護。亨者通也，元氣宣通，以淑其後。此蓋花開葉發，比人朱顏青鬢時也。然雖如此，切忌過分，庶幾免病矣。所以前賢有云，少而寡慾顏常好，孝不求名語亦真。此兩句甚有味。又要理會得宜爾室家者，是名正欲。此外有犯，是名邪淫，又名非道行淫。儒家謂之踰禮越禁，冒犯憲章。仙佛書中謂之極重惡業，墮落輪迴。正慾者，只是嗣續人道，繼承胄系，作有義事。若犯邪淫，則是作無義事。認苦為樂，或疾病，或夭折，皆是不重遺體，於孝道有虧。且使神識日墮幽陰穢濁之境，而不自覺，良可哀憫。前輩曰：作有義事是明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明悟不悞者得人道之正，狂亂不改者殆非人類矣。若珍護元氣，至秋時宜漸收斂。《傳》曰：秋者，擎也。擎斂之象，草木黃落，比如人身鬚髮漸白。草木當此，乃歸根復命之時。元氣歸宿于根本，所以逢春生意勃然。至十六歲冬時，尤宜深藏秘固，如霜降水涸，河冰地凍，故謂之秋收冬藏。何以人而不如物乎？大概古先聖賢，體天法道，與四時合其序，於宇宙間，俯仰無愧。今之學者，自當依而行之，去道不遠。更有年華雖老，自漏不止，元氣不復歸根，遂至自己神識，隨流傾墮寒庭幽境，冥冥長夜，未見其有生意，良可惜也。

問：亦脊人當夏秋之時，嗣續未立，則如之何？

曰：固有不獲已，於秋冬之時，方有嗣息，然亦貴自搏節，念念以景迫桑榆為懼，免政放肆而無忌憚。

問：四時後猶餘年歲，屬之春乎冬乎？

曰：道書云，卦數已滿，精神有限，惟安穀氣而生，但名者壽。六十五後，至于瞑目之際，無非窮冬臘盡之時。若此生中恣忿縱欲，曲味道理，則精神魂魄意五者，皆歸于陰，受諸苦報，未能托胎更生人間。譬如無根之草木，雖以臘盡春回，而斬無生意。若此生中忿懲欲窒，天理不昧，則精神魂魄意五者，俱在陽光之中，生意盎然，身謝之後，隨其福業，或生天上，或生人間，恰如臘盡而春即回也。

或問曰：今有學者久別父母，求仕於千里之外，自以立身揚名顯親藉口，果可謂之孝乎？

答曰：唐陽城為國子司業，一旦引諸生告之曰：學者所以學為忠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觀前輩此等教法，誠可為準的。由是觀之，但知仕宦不顧父母之養者，烏得謂之孝道。

或問：如何謂之三界保舉？

答曰：學者常以忠孝二字貼在額頭上，要念不妄動，身一不妄為，言不妄

發，律己須索嚴正，待人卻合寬厚，所謂和而不同，和而不流。積日久久間，則上品中品下品的人，便自然心悅誠服。語言之間，不待思惟，說出來便相信了。詰其根源，只是就誠字上做出。世人，三等既相信，天地鬼神亦相與矣，何患不成仙也。因告之曰，學道之士，若行得三十分工夫時，天心方印可，行法則法有靈驗，辦道則道有成就。第一要踐履十分端正，第二要守道十分靜工，第三要臨事十分誠敬，無有不應。若無此三者，縱是參到天涯海角，見了無數宗師，只恐虛老歲月。又曰：胸中不可無明鏡一面，以其能洞照事理，云為不昧。又不可無利劍一張，以其見事能斷制，無復狐疑猶豫之情。又不可無官稱一枝，以其知輕識重，不差分毫。具此三物，方可保其學至聖賢神仙地位也。

或問：淨明之道，尚神奇變化否？

答曰：大道無名無形無情，所以曰平常心是道。又曰：萬般祥瑞不如無，平常安穩卻合道。學者但當行持，能淨能明，能忠能孝，久久至於真淨真明，真忠真孝，感格霄穹，自有成就，成變化，行鬼神，雖舉意皆如然，而終不失正念，其道莫大焉。世俗所謂神怪之事，實非所尚也。

或問：罪福因果之事有之乎？

答曰：未須廣引仙經佛教，但以儒書言之。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即此便是罪福因果。所以先儒有云：天地間只是一箇此感彼應。又曰：逼塞虛空，無非此理，如此則感應之道昭昭矣。大凡人作善者，譬如下五穀種子，分明是春種秋收。作惡者，譬如彎弓入陣，決定有報箭來。但上品之士決不肯犯，中根之人喫拳後，方省記打拳時。愚暗者全然不省。

問：亦有作善作惡無報者乎？

曰：果熟然後蒂落，未熟時勿訝其不落也。前賢詩云：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公觀此理，天道甚分明。

或問：許吳十二真君，向來修仙道，皆是出家高士否？

答曰：謹按仙傳云，都仙許真君，少時剋意為學，博通經史，不求聞達，鄉黨化其孝友，交遊服其德義。郡舉孝廉不就，晉朝屢加禮命，乃以太康元年起為蜀郡旌陽縣令。吳君仕吳為西安縣令今分寧是也。天性至孝。陳君、周君皆世族儒生。甘君乃草澤布衣。施君初為鄉壯士，弓劍絕倫。彭君舉孝廉，仕晉累遷尚書左丞。吁君、鍾離君、鍾離君皆都仙姊氏之子。黃君實都仙之婿，任青州從事。如上皆坐家脩行之士也。此外惟有曾君、時君，從少為黃冠上士，然皆慕孝道之教而成真焉。由是觀之，道由心悟，玄由密證。得其傳者

，初不拘在家出家，但有志節，無不成就。何況日月二君，元傳淨明忠孝之道，不必廢人倫，外名教，絕俗離群。而吾師玉真先生遇都仙，亦以在俗之身焉。學者無間道俗，勉之勉之。

或問：都仙真君既是太陽上帝化生，而於晉朝仕不顯融，止舉孝廉除縣令，何哉？

答曰：大凡得道至人，皆神靈變化，隱顯莫測，不以官職崇卑為拘也。所以葛稚川《神仙傳》云：老子乃天之精魂，無世不出，如上三皇時為玄中法師，黃帝時為廣成子，周文王時為守藏史，武王時遷柱下史之類。又如梓潼帝君，生周宣王時，為大夫張仲孝友是也。又如玄天上帝，出現宋朝，為狄招討馬前，曾現示龜蛇之形，則化身為將軍矣。又如純陽真君生唐時，不過一進士，道成之後，自稱前生乃九天御史。蓋諸聖賢往往皆如藏教中所云，道果已成，迴入塵勞，退位度生。豈凡夫所能測度哉。

或問：玉真語錄所載鐵柱之事，云是地之精華涌出。何以今古相傳圖畫，明明作役使鬼神，用工下手之狀？亦必有所據。

答曰：世間此等事，說來煞有曲折，但須探造道妙，智周萬物，無所不通者，可與語此。按藏教中有云：譬如一種飲食現前，天人鬼畜四類，所見自是不同，謂各隨其福業故耳。天神見是酥酪妙饌，世人見是平日飲食，餓鬼享之為吞火食炭，禽獸食之則止充饑而無味。所以一切山林屋舍，舟船車輦等，彼四類見之種種各別。又云：恒河中水，人見則分明是波浪，業重之鬼見之顛倒，以為煙焰矣。又舊記雷書有三種鬼囚，皆是凡夫所犯，歿後料揀罪狀，當入此數。一是輓運雨澤，謂運水逆升虛空，助龍行雨。二者撻汲溟波，俗謂之推潮鬼。三者伐薪煮泉，諸處湯泉是也。以人觀之，則云雨自天降，潮是海涌，湯泉是土地所出，那有許多事？而冥冥中所見如此。今夫鐵柱當湧出地時，都仙宴息真淨妙明境中，不過微作念耳。蓋成道護生時節，因緣應如是也。此即關尹子所謂道無鬼神，獨往獨來的境界。今此教中謂之深造真淨妙明之心學。若凡夫肉眼，當時自見有許多鬼工現前，鈴槌鑪鞴，靡所不有。若業龍蛟蜃之類，則當時自見有鐵柱鐵鎖制伏拘束，彌密牢固，畏懼退縮，略不敢動作矣。無他，只是有道之士，心境虛明微妙，所見自然輕清，無許多繁擾粗重。縱有所作，皆神動天隨，不過性海中一浮漚發耳。若凡夫蛟蜃輩，業力濃厚，所見自然粗重惡濁，便有許多境界現前。所以上聖高真，往往指此輩為妄見妄聽之徒。如此則人間相傳，安得而不為圖畫哉。

淨明忠孝全書卷之六竟